

同春集
二

疏劄

共十六

~16
2401
2



和
2401
16-2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劄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劄

顯亥六月初

伏以天降大割 先大王奄棄羣臣凡我海東赤子

孰無喪考之痛矧伊微臣蒙被 異渥賈越千古

德恩未報 弓劔遽遺攀號莫及五情崩裂餘生未

減一縷猶存儻得盡忠 嗣聖是乃圖報 先王犬

馬之愚敢忘斯義顧臣元來癘疴之甚重以春間危

疾之餘真元未蘇而遭此荼毒四五日來暴泄寒熱

等證迭出交侵委頓牀席奄奄若盡朔奠哭班俱未

得自伸情禮不料憲長新命忽及於此際以此筋力
實無奔走供仕之望懇乞 聖慈曲賜矜諒特許褫
改俾臣得以安意調息更尋生路豈勝幸甚抑臣於
此有區區所懷不敢不陳臣竊念 殿下育德春宮
潛養已久一朝 正位宸極萬物咸覩而誠孝感動
於中外命令允愜於輿情婦孺厮隸舉皆有欣欣然
慶幸之色一此不懈國其庶幾臣雖至愚久侍筵席
偏承 眷遇其悲喜之情理宜萬倍於佗人然亦有
大憂懼者存焉夫以我國家數百季 宗社神人之
托惟在於 殿下之一身而其安危存亡之機都在

於今日一有差忽其謬千里始或不慎幾以濟後嗚
呼可不懼哉臣聞帝王之孝自與匹夫不同必上安
宗社下慰神人鞏固基命迓續鴻休然後方可為孝
之至也若其哭泣之節饋奠之禮特其末爾閭閻士
庶雖氣血頑壯者初喪過毀鮮不致疾及其疾也雖
積久調治難見差效蓋其悲哀蔬水臟腑焦損故也
仰惟 殿下神氣不甚完健疾病未及蘇安而遽罹
凶禍其哭擗哀戚之節又踰常制即今 玉體之未
覺大毀雖是神明之所扶而其暗中受傷必有不可
勝言者禮曰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又曰不勝喪比

同春堂集卷四
之不慈不孝夫親喪固人所自致者然而聖人制禮其立義之嚴如此伏乞 聖明勉自節抑常加保護藥餌將攝備臻其方必須 殿下之身安然後 慈殿之心安 慈殿之心安然後 宗社神人得無震動憂惶之患矣噫方今八路飢餓旱水俱備天變不弭人謀不臧憂虞之象不一而足正是 君臣上下汲汲圖濟之日 殿下雖不離喪次不釋衰麻而有時引接大臣諸宰商確國家機宜兼講喪葬諸務其於開釋悲鬱補養體氣之道亦不爲無所助也君臣猶父子也父子相接有何拘礙記昔 大行大王諒

闇之日亦已如此臣言非無稽也臣又見 國朝故事 明廟大行未葬之時 宣廟臨筵講禮記喪禮諸篇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乃是禮經之文其時儒賢滿朝必有所考據而陳請故也夫豈不義而 宣廟行之臣願 殿下依 宣廟朝舊例不必備儀開講如平日 法筵之爲者只於早晚饋奠之暇令玉堂儒臣進讀喪禮 殿下靜聽而討論之仍加體究而審行之其於致情盡禮之際所裨宜不淺歟矣且臣伏見古昔帝王嗣服之初必廣求直言必廣招賢後以裨新化亡論古事其在已丑 先大

王初政如臣庸陋與被 召旨適方疾劇未卽赴命
則賜以藥物使之調治以來至今思之心腸摧隕臣
願 殿下遵 先王已行之規旁招髦士曲加禮敬
未至者必思所以致之已至者必思所以留之伏聞
執義李惟泰今將拜疏而徑歸如臣十輩正如江湖
之鳥鴈留無所益去無所損而如惟泰者不可一日
不置諸 殿下之側也向來 先大王答其疏之批
屬意深重誠非偶然在今繼述之道不容苟順其願
不畱以自助也嗚呼召公之戒成王曰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不敬又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命哲命吉凶命歷
奉知今我初服惟王其疾敬德噫人心之向背天命
之吉凶皆決於今日 殿下其可不自畏其可不自
勉其可有怠忽放肆之心乎更望 殿下保養氣體
清慎思慮嚴肅宮闈遏絕私逕宮中府中務為一體
黜陟進退一付公議唯以精一執中至誠赤心為意
絕毋以一毫偏係抑揚任數御物之念參錯於其間
粹然以古聖王用心處事為準以承我 大行大王
貽燕之至意國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疾病悲憂語無
倫次不勝悚懼俟罪之至

請姑停水原 新陵役事劄

伏以今日國事憂虞萬端臣夜不能寐終朝煎念愚
衷耿耿不得不一陳於嚴廬之下伏願 聖明試和
氣平心以察焉方今莫重莫大之事豈有踰於 山
陵者哉 聖心雖似已定而羣情日益悶鬱竊見古
昔帝王遇大事決大疑必謀及龜策謀及卿士庶人
必皆協吉然後其所作為方可無悔吝矣後世龜策
之法不傳惟有卿士庶人詢謀僉同是為協吉而今
則不然上自大臣重臣三司之官閭巷之人爭進疏
章俱懷不平此豈喜事好勝而然亦豈但為區區民

弊而然亦豈誠薄於國家故令大事差誤而然耶是
必有其故矣蓋前後進言之臣皆 先朝老舊深憂
長慮至誠惻怛必欲使國家大事萬全而無危其心
誠可敬而可賞設使其言不中不可盡從而 殿下
亦當優容假借開陳曲折示之以不得已之故以慰
中外臣民之望而惜乎 殿下於乞言拜言之道猶
有所未盡或批以知道或教以勿入其未安已甚而
旋命李尚真俞棨等更審諸山則又可見 殿下虛
心翕受曾無一偏之倚矣奈之何一邊更審一邊始
役摠護大臣請姑停役而猶不允許若爾則初何必

夏審爲哉 殿下之不以誠信處事又不以誠信遇
下至是而抑又甚矣 殿下嗣服之初羣情胥悅萬
目咸覩而一兩日來衆心沮喪皆懷憂懼率是以往
幾何而不變歡慶爲愁冤耶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吉
凶係焉非細故也仰惟 殿下春秋未盛 臨御未
久而遇此大事確然不撓如此臣誠且喜且憂蓋其
所執果是而無所撓也豈非善之善者如其未然而
元老重臣學士大夫之論一併揮斥不許聽納則異
時國事誠不知稅駕之所此臣之所以長慮遠憂赤
心耿耿必願 殿下以學問爲急格致爲先理無不

窮明無不照真知是非之所在然後有所執而不撓
則堯舜精一執中之道亦不外是矣今 殿下學問
之功或有所未盡其極而天下事理或有所未盡其
明則雖小事細務亦當審察而精處之况此 山陵
莫重莫大之事一有差誤後悔莫追正宜 君臣上
下協心和衷必求至當之歸毋徒以先入爲主免得
朱夫子膠固謬妄之譏乃是自靖自獻之地臣願姑
停 山陵之役待尚真等還聽其論說然後使諸大
臣會議平心商量反覆孰講以定其取舍而務合於
天意宜於人事使中外臣民釋然無鬱拂憂歎之懷

國事幸甚 君德幸甚

辭吏判疏 七月

伏以臣昨叨憲職病不堪供仕陳章乞免蓋亦累矣
不圖天官新命又出於夢寐之外驚惶震悸精爽慳
况直欲循牆以走而不可得也竊念銓衡之長卽古
冢宰之任苟非宿德重望表率一世者無以保合措
紳厭服輿論前臣而當此者豈非至公血誠望實俱
隆而一朝狼狽顛躓無所不有况臣庸孱駑劣最居
人下者居然而代其斷其取血指之患不惟臣自知
之明童孺厮隸其孰不知之臣若冒昧承當狼狽顛

躓又倍於前則臣身不足惜其於 聖朝明慎難任
之道何如哉念臣平生痼疾蒲柳早謝恒居凜凜若
不保朝暮猥荷 先朝曠世隆遇數季之間躡躋宰
班臣雖至愚亦非木石其耿耿思報之誠豈有其極
而顧此筋力不齒平人區區奔走之勞實無自效之
路 先大王憐臣病孱每辭輒許蓋出於察臣情勢
萬分難強故也今臣遭創銜痛且值暑令危證迭侵
泄痢復作廢食昏仆生意索然儻蒙 聖上追 先
朝之寬典念簪履之舊物投閒置散安意將息俟其
病間時備顧問之列使得自盡其誠則臣猶可以收

召魂魄策勵身心少效其千慮之一得如使臣晉據
銓柄夙宵在公藻品一時之人物以主進退之權衡
則以臣器量精力果可以一日當之哉今臣此言非
爲節讓皆出赤心臣之得侍 清光亦有幸矣仰惟
聖慈亦必曲加矜憐而 俯賜體諒也伏乞 聖
明思詩人鵲梁之譏察古聖通志之訓亟收臣新除
職名回授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

擬上疏

伏以臣再陳危懇冀蒙矜察而 恩愈不下溫批繼
降臣誠悶蹙不知所出噫 聖眷如此而臣病如許

此生何日果是報答之期耶中宵繞壁有淚沾襟抑
臣疾病之外又有所懷不敢不畢其說焉惟我先
大王禮招宋時烈擢授銓衡之任 聖意所在誠非
偶然不幸 龍馭賓天繼有汝河之疏浮議方生則
時烈之辭固有由矣 殿下於哀疚罔極之中未及
精察而審思初間處置微失其立許禡其職雖出於
慰安其心而中外人情無不缺然而竊議之以爲
新化之累無大於此其何可家諭而戶說之耶可謂
不幸之甚矣及其再授也 聖心藹然不翅宛轉而
委曲其在時烈之道固當出而承命以慰釋中外人

情而猶執牢讓終不祇肅則臣之所未解也然其執而為辭者不過以其身還填其身之窠為大嫌也今臣既替其窠而疾勢如此實難供仕則朝家有好處之機人情有慰悅之勢矣臣雖亾狀何敢為自己優身之圖發此縷縷之語區區赤心只願 聖明處置得中無招人議也惟 聖明深長思而財幸焉

陳情乞解本職兼論 特褫憲官未安劄

伏以臣之情勢前後疏章槩已悉陳而 天聽逾邈愈音尚靳臣誠悶塞不知轉身之路使臣如有一分才具一分精力可以承當重任報答 隆眷則受知

君父享有寵榮實是千古人臣之所至願而不易得者臣非病風狂易之人何苦而獨無此願誠以自知甚明自揣甚熟終必無益於國而有害於身也無疑矣 殿下不以臣為鄙欲其久留而毋歸 宸心每見於辭表臣雖至頑寧不感激今若強其所不能致誤國事得罪公議則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曲赦之何可得耶臣雖欲毋歸又何可得耶仰惟 殿下或未及細諒而審思之也然此則猶是日後之慮而即今病日益深氣日益悴筋力精神綿綿奄奄接一親舊作一書尺猶覺氣餒而神眩以此病狀豈可試

同春堂文集
之於莫重之任少效其區區奔走之勞耶反覆思惟
畢竟難進二字參前而倚衡臣之此言實出赤心非
例辭而節讓也懇乞 聖慈曲賜諒察亟許褫改回
授可堪之人公私豈勝幸甚抑臣於此有區區所懷
不敢不陳臣嘗聞諸長老 明廟之喪緣日家拘忌
擇定葬期在於四月之內 仁順王后下教使毋拘
忌一遵五月之制儒賢諸臣深以當事大臣為不韙
而以 仁順慈教為合於天理之正超出常情萬萬
之外朝野傳之以為美譚即今 山陵未及的定葬
日亦豈有的期憲府之論似若發之太早且過限之

失此之不及而嫌於渴葬則固有間矣然朱子之論
雖為廣擇山陵而有先寬七月之說未聞以陰陽拘
忌而退期踰限則憲府諸官不過依先儒之論執守
經之制願遵 列聖通行之例而已曷嘗有一毫佗
念於其間哉 殿下固空平心酬酢反覆商確以求
至當之歸而不知何故 聖人曾次先有不平底意
遽示聲色使人得窺其淺淺也夫國家之治亂世道
之隆替實係於言路之開閉歷觀載籍豈不班班可
考矧今 嗣服之初四方拭目佇見至治臺閣所論
設或不是猶不當摧折之以重失遠邇之望况未必

不是乎至於處置褫出唯循一時之公議非可容私
意於其間也况蔡裕後以老宿之臣尤豈不慎息而
審處之乎 殿下所當一依其啓母或有所低昂而
乃 命特褫其請出之官政院覆逆而猶不翻然以
改不審 殿下之自廣狹人何至於是耶其待臺官
待老臣俱失其道則雖謂之一舉三失非過論也臣
病裏聞之不覺驚嗟憂悶耿耿終宵噫人誰無過改
之爲貴日月之夏人皆仰之誠願 殿下察臣之言
不遠而復收回特褫兩憲臣之命快示悔悟之意兼
存日後之戒勉加懲毖之功 君德幸甚國事幸甚

面奏宮禁事劄

臣聞父母之愛其子爲慈子之善事親爲孝慈孝之
道根於天性出於本心空無有不盡者而世降俗末
或至於孝道有缺慈天亦虧恒人固有不免而在帝
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情勢易阻而讒間易乘故
也蓋諸宮之間昵侍左右僂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
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姦而懷私喜亂
而樂禍不知孝慈之爲何物禮義之爲何事惟以一
彼一此分勢角立爭多較少爲意思怨生於指顧利
害卜於向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情狀萬端如鬼如

域或激而致怒或誑而令懼一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雖然亦視其君德之如何耳人君苟能正己而率物何患之有哉今殿下上奉兩慈殿誠禮備盡慈孝無間然若謂吾之事親已至則卽非孝子之心而於大王大妃殿則正所謂因義而隆恩者此實小人女子之易伺隙而造釁處也臣伏觀前代之事上有慈親下有孝嗣而爲賊宦讒妾所交構不終厥孝者何限此雖萬萬非所慮於聖明而私憂過慮亦無所不至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而

謹於正家益致誠愛益篤孝敬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兩宮慈孝無間吾輩讒構無以得行於其間亦見行離間者得罪承孝慈者獲安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道無闕仁至義盡而四殿驩洽萬福爭臻矣臣聞親睦九族在常人固是美行而在帝王家尤爲盛德然先儒以正倫理篤恩義爲訓正倫理在篤恩義之先則其淡意亦可想也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能篤者也况在末世事變多端凡百云爲尤不可不淡長思也如但以親愛爲主而不復以禮義裁之馴致有無限不好事則其所以親愛之者

適所以餉其禍也臣聞諸長老我世宗大王悼念廣平大君之早夭畱養其子於宮中而逮文廟卽昨卽命出外宣祖大王切不許諸王子王孫撫玩啓字其淺謨遠筭實非後世所可及也宮禁之事固非外人所敢知而然近日以來外議喧藉皆以爲兩王子及其夫人出入於大王大妃殿無有限節至或累日畱宿因致兩殿之間雜語往來且麟坪大君兩兒自先王朝畱養於宮中其兄方在凶服之中而亦出入無間外言之入內言之出或未必不由於是臣不勝驚憂竊歎蓋嘗微發其端於榻前

而亦不敢畢其所懷蓋視兄弟猶吾一體視兄弟之子猶吾子在先王固爲聖德至行求之三代以下實鮮其倫然及今殿下之身旣無兄弟又姑無儲嗣形勢孤危中外憂懼其在親戚之間屬籍漸遠嫌偏轉甚視先王朝大有所不同者而伏聞畱養之人年已長大殿下宮中豈宜更著佗人以醞釀禍機使忠臣義士不敢言而敢憂也臣願殿下試於清朝靜夜深思熟量念季世事故之多端體世宗宣廟之深慮其不得自由處思所以方便善處之道其得自由處亦須稟議慈殿節以義理毋拘於區

區小仁以圖終始親愛之道且臣伏聞 祖宗朝諸
王子王孫季長則別命其族屬中可以訓誨者委
託教導以責成效又明宗學之制極選宗簿之官使
之嚴立課程月日講討故諸宗親多有學成行尊為
世所稱者今亦遵依 祖宗故事季長 王孫使之
出就外傳且申明宗學之法毋為文具務令著實允
合事安臣之此言實是國家莫重莫大之事不容少
忽願 聖明惕念改圖毋或淹延時日以貽後悔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今此所陳不空宣洩不免親筆
書寫目昏手顫字畫不精臣不勝惶悚之至

辭謚冊書寫之命劄

伏以臣筆力素弱尤昧楷法親舊碑版雖或寫染而
率用行草體結不端况今衰病日甚兩眼全昏筆研
之役放廢已久謚冊書寫之命決不敢承當今聞寫
期已迫不得不仰陳實狀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許
令預差官書寫不勝幸甚

辭吏判劄

伏以臣昨蒙 聖慈將臣劄本下議于該曹是 聖
明憐臣情勢將欲以善處之也不料僚員不諒人情
不體 聖意張皇費辭俾不得蒙褫噫同僚之間情

意之不相孚猶如此而況於君臣之際乎臣於是尤不勝慨然於中臣之情勢不唯前後章劄備盡煩控曾於榻前亦有所陳懇雖不敢明言盡說仰惟宸聰必已默會之矣使臣居此職而分毫有益於國則雖卽日顛沛有不暇恤而今旣明知其不然則何可不顧其身名而但以寵榮爲心乎果爾則殆與鄙夫無別矣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臣之所望於聖明不翅惟天惟父母懇乞聖慈更加諒察卽許褫改回授可堪之人亦使萬物得所之義也臣不勝戰灼祈懇之至

辭誌文書寫之命劄

九月

伏以臣之衰病日甚一日居常神氣不翅若朽株風燼當此哀疚靜攝之日雖不敢每有陳瀆黽勉帶職以至於今而臣心憂悶鬼神監之不料誌文書寫之命出於千萬意慮之外臣固知聖意所在極非偶然臣於是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顧臣筆畫元來拙弱楷法尤所昧昧自分難望於寫家手段况今衰病如許兩眼全昏頃日謚冊之文不過是數百餘字而厘厘寫染不成體據今此大文字必須排比齊整結撰完緊方有可觀自非老手宿匠莫宜當之右參

贊臣吳竣實是當世名筆從前作此等寫役不止一
再當初大臣之議啓允愜於衆論亦有預差之員季
力富強筆路方新無非踰臣數等者而今乃不用與
議并捨兩人 睿簡特命反及於衰朽拙劣萬萬不
近之臣取舍乖空工拙倒置不但朝家事體決不當
然其在誠信勿悔之道亦恐有所歉也伏乞 聖明
夏加諒察亟收成命仍令吳竣書寫不勝幸甚

乞解職名疏 十一月

伏以臣於日者伏蒙賜對面諭勤至繼承 聖批十
行溫懇若以臣爲有無於朝端者臣之私計雖甚切

迫其在分義有不敢自由重以舊患虛怯怔忡等證
重發於積傷勞憊之餘數日以來殆不省事連章申
懇之計又不得遂自傷誠意淺薄致此狼狽畢竟難
免爲忠孝之罪人尚復何言臣於病中略聞左副承
旨臣金壽恒榻前啓達之辭以臣因頃日廟堂請推
之舉不敢自安將欲辭褫致 聖上曲加軫念 特
下勿推之命臣誠惶愧置身無地夫安州等處用臺
侍差遣意非偶然爲銓官者非不欲必慎必精而唯
其才望相當者絕難得其人每當注擬之際遍閱官
案歷歷指點又與僚席相議猶不得可合者不獲已

或以兵郎若佗員備擬亦成近例前後非一蓋以雖
經臺待而不稱其職則反不若彼善於此也然廟堂
之相糾亦其宜爾在臣之道只當安而受之益加勉
礪之不暇何敢以是而介然有若悻悻者然哉特壽
恒過聽往來之言率爾陳達令臣有罪而倖免亦豈
臣心之所敢安者乎顧臣之欲辭本職則誠有之蓋
臣此任元非本分所堪而冬寒以後百疾添劇塊壘
旅寓曠廢職務如是而久冒重地以妨賢路以誤國
事者無是理也向者所陳或去或留必免此職然後
身心少安云者不識 天聰儻或識有之否噫以臣

草茅庸陋猥當此任其欲竭忠殫誠以答 知遇之
萬一者豈有窮已而才學不逮智識有限觸事顛頓
轉輾錯誤異時罪有大於安判之事則 殿下亦不
能每恕而每赦之矣臣身不足惜獨如國事何哉臣
之此言實出於片片赤心無一毫矯飾惟 聖明特
加矜憐亟褫臣本職俾臣得以處散調息時許入對
以申區區之忱公私豈不兩便臣之至願實在於此
臣無任悚怍祈懇之至

辭柴饌之賜仍論銓曹陞遷事劄 十二月

伏以臣孱疾日甚情勢悶蹙而累籲榻前輒下 溫

諭臣誠惶感黽勉供仕苦不知轉身之路矣仍念臣從宦數季既受常祿而官高祿厚自可支過於旅寓憂煩饜廩實非所安卽見參知臣權認之疏尤不勝愧惕之心伏乞 聖明亟收饜柴等別賜之舉俾臣得以安意淹畱豈勝幸甚抑臣有所陳稟者臣聞向在 先朝資憲班聯其數絕少因該曹啓稟使之採公議從羣望以從二品官直擬正二品職如故判書臣金益熙及今禮曹判書臣洪命夏等皆自從二品陞擢而如李一相趙壽益等皆衆其望者也去季冬又令大臣與銓官相議正三品中可陞從二品者四

人別單書啓朴長遠尹文舉柳慶昌慎天翊等是也慶昌天翊次第陞擢而長遠文舉則時未及陞此事在於 先朝仰惟 聖明或未之詳也卽今正二品官又絕少而從二品亦不多臨政注擬之際每患缺乏之堂堂 聖朝羣彥林立豈容任其苟簡而不爲之通變乎臣願依 先朝故事從二品中可合陞擢者亟令大臣議定其正三品中已書啓而未及陞秩者亦許該曹直擬從二品之望庶幾克述 先朝之事而於隨才調用之道亦庶乎其得之矣臣待罪銓地目見形勢敢陳所懷惶恐俟罪之至

同春堂文集
辭新授資級仍乞解職疏

伏以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義一也子當父喪分之
所爲力之可及皆所自致者而人以是稱孝則子之
心所不忍聞也矧惟人臣授任分職各供其事以是
而謂之勞謂之功有所酬報則其臣之心果能安乎
其敢當乎臣本拙筆未敢與論於寫家而頃承兩件
書寫之命辭之不獲黽勉奉塞其得違壞誤之責亦
云幸矣况於事過之後至有酬報之典臣於是誠有
戚戚不忍之心矣且名器不重民志不定實爲當今
之痼弊識者之寒心久矣臣本草野賤品初無才德

可稱而去年進一秩前年進一秩數年之間超躡卿
班已是無前可駭之事而今以罔功又進一階則名
器之不重姑不暇言而福過之灾鬼瞰之禍又豈不
可畏之甚耶抑臣聞之古人之言曰君子不同其進
而同其退臣於宋時烈李惟泰實有師友之義今時
烈等旣已決退臣若同其進而不同其退則率以古
義其果何居縱人不言獨不自媿於心乎噫方今國
事可謂岌岌乎殆哉外而南北強隣策應多端未成
一夕之安寢內而八路飢殍盜賊羣起天裁物怪式
日斯生人心澆漾靡所底屆所謂十棊九卵未足以

同春堂集卷六
喻其危驚濤敗楫未足以喻其急者正今日之謂也
人事無一可恃而所恃者惟 聖人首出仁聲播聞
一此不懈庶享天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以保
佑幹旋於冥冥之中或不至於喪亾顛濟之地而又
何可幾耶思之至此直欲痛哭臣於此際猥承 眷
遇身當重任其欲竭忠殫誠以裨萬一此情豈有窮
已而無如疾病之沈痼材力之綿薄何臣於是尤不
堪痛泣而憂慨也最是天時正寒大政漸迫以臣孱
瘁實無堪任之路仰惟 聖明已燭其情勢懇乞亟
收新授資級仍許褫改本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乞解職名疏 庚子正月

伏以以臣孱疾以臣精力冒據重地閱時經年臨淵
集木一心畏懼而瘡隨事生病與時添其得支持至
今者實非始望所及臣於向來非不欲連章懇辭以
期必免而大政有期不敢不忍死強參疾勢遂致添
欲精神虛怯氣息危懍若不保朝暮似此情勢何可
仍冒久蹲有若決性命饕富貴者哉長單請急誠出
於萬不獲已而 聖明視以循例又下加由之命臣
之衷曲未蒙 天日之俯燭臣於是豈勝鬱抑而惶
悶焉懇乞 聖慈曲賜矜諒褫臣職名許臣靜息使

同春堂文集卷六
之收召魂魄時侍帷幄公私不勝幸甚

申乞解職疏

伏以臣昨承 聖批不許臣辭溫綸十行委曲懇至不知臣何以得此於 聖明撫躬驚感匪榮伊懼念臣庸愚孱闇百不及人重以痼疾纏髓奄奄若朝暮人今已三十年餘矣閉塾田間惟欲靜還造化舊物而已其於國事時務懵然若瞽瞍只緣 先大王猥加收召十年不置顧念分義不敢厮捱初爲一謝恩命之計實無旬月畱仕之意不料 誤恩隆渥輾轉增加數年之間巍然猥居於上卿之班而時移事

變又至於是追惟往昔淚落心悸天官重任臣亦自知其萬萬難堪而 嚴廬大戚之初國事艱危之日不敢固辭強瀆初欲待 山陵訖卽復控免而辭之愈懇聽之愈速臣仰體 聖意不恤其它黽勉奔奏時月荏苒而臣之精力則竭盡而無餘矣夫銓官兩都目俗謂之瓜滿從古以來豈無寵臣碩輔望臨一世可以久於其任者而俗諺如此者蓋以化司銓軸權勢之所在也謗怨之所集也久躡不去禍或隨之下之所以必辭上之所以必許其意有在也况臣材具之滅裂精力之衰悴蹤迹之涼踽形勢之艱厄萬

國朝文獻卷六
倍於侘人仰惟 聖明矜憐有素何必強使久任終
致大狼狽而後已乎嗚呼資羨如 殿下好學如
殿下仁聲仁聞入人如 殿下歷選千古君人豈可
易得三代賢聖之佐雖不可望而如得管葛王蘇之
材與之有為猶可修攘興撥措世少康而惜乎有
君無臣使 殿下之朝廷日就潰裂國事日入艱危
率是以往不知稅駕於何地思之至此不覺痛哭而
流涕雖然從龍之雲從虎之風實理之自然願 殿
下毋自沮而益加勉焉如臣不佞過被 三朝恩遇
一片丹忱雖自謂無讓於人而奈無麤拳大錫可以

幹旋運轉於艱虞多事之際投老餘年不免為竊位
之臣撫念生平寧不悲哉 聖批又以宋時烈之決
歸為不禡臣職之一端 聖慮攸及雖非偶然然臣
所思實異乎此臣與時烈次第赴召共登於朝而今
時烈既歸則揆以古人同退之義臣之當去久矣况
可仍據其職乎然時烈之蒼黃決去亦非臣所願欲
者惟願 上下之間誠信交孚進退從容而已斯豈
亶微臣一身之私幸也臣非敢不念國事不諒 聖
心惟思自便之圖苦言悲懇誠出於萬不獲已也易
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惟

同春堂先生集
殿下特加諒察亟許褫免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德也

承命論許穆喪服疏劄 三月

伏以臣於禮學素未講習至於王朝之禮尤所昧昧當先大王初喪之日非不欲竭心討論有所裨補而既不預講隨事顛錯至今思之惶悸采溪服制一款臣固與聞蒼黃之際雖未及細考註疏諸說而其間實有多少曲折又不無多少疑難諸大臣之意皆謂我朝典禮實無爲子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儻不十分明白或有他日之悔則無寧遵用國典之爲愈

故臣亦無異見遂以期制爲定矣厥後外議紛然或以爲 大王大妃之於 先大王當服三年至有以爲當服斬衰者或以爲 貞熹王后之於我 睿宗大王亦服三年云此說之有明據臣不能知而 祖宗朝所行果如是也則今日之禮誠有可疑者臣於此尤不勝瞿然之至蓋嘗告諸相臣請考實錄以來以爲更議之地而想朝家多事有所未遑矣今者掌令許穆之疏引經據義論說甚勤臣於此論雖不敢索言相難而亦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儀禮父爲長子通上下而言者也若如穆之說則設令大夫士適妻

所生有十餘子而第一子死其父爲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其父又服三年不幸而第三死第四第五六死皆爲之服三年竊恐禮意決不如此也且註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庶子之義而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卽庶子爲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似無是理而期年條所謂長子長子婦等處穆亦皆以妾子爲斷未知禮意果如是否此臣之所未曉也竊疑疏所謂第一子死者卽下文所謂嫡子有廢疾若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之不受重者死則取適妻所

生第二長者立而爲後亦名長子不幸而又死則旣不爲第一子服三年故應爲第二爲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旣爲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爲後而亦不服三年只服期卽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爲後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服三年而亦不爲妾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適妻所生以明之臣雖不敢質言而無乃禮意自如是也耶穆說之外又有或者之論以爲帝王家以繼統爲重太上皇爲嗣君之喪雖支子入承者皆當服三年云果爾則雖以兄繼弟叔繼姪毋論正體非正

體皆可服三年耶無於禮之禮恐不敢輕議也雖然
天下之義理無窮文義之見解各異又安可以一槩
斷定其然與不然乎臣少闕講禮之功及今衰病眼
昏無以用力於箋注之間當此大禮不敢與人上下
辨論惟願 聖明博詢於識禮諸臣且速遣史官考
出實錄更加參商以求至當之歸不勝幸甚昨者禮
部郎來令獻議而臣適有病憂心神荒茫未卽奉對
今始具劄略陳所懷尤不勝惶悚震灼之至

待罪仍乞退歸疏

四月

伏以臣積戾孤恩負謗如山徬徨歧路感感無歸幸

賴 聖明曲賜諒察非惟不加以重辟朝遣史官夕
送承旨傳諭 聖意委曲懇至異數殊渥迴出千古
噫此豈臣私幸而已臣誠感泣不知死所孟子之言
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臣之平生言行不能見信
於人以至於此尚復何言夫爾汝之稱不至甚恥而
尚欲充其無受之實者何歟蓋恥之於人大矣無是
則非人也臣雖亾狀然於士夫出處之道難進易退
之義則講之熟矣臣之罪狀信如人言雖闔門受戮
亦有餘罪縱荷 聖明曲加辨釋不欲論以有司之
法而在臣道理唯當引退屏伏惕息惶懼之不暇於

是而自謂人雖有言無奈我何恃恩怙寵揚眉吐氣
重入脩門無復顧忌則真古人所謂不知人間有羞
恥事者寧有以士為名而甘自歸於鄙夫之流乎臣
雖至愚亦有秉彝愛 君丹幅不後恒人其欲親承
德音畢陳危懼情豈量已而事窮理屈轉身無地
意亦命也雖然君臣之間貴相知心 殿下之所欲
教臣者臣固已默會於心矣臣之所欲仰陳者 殿
下亦豈不默諒焉不必親承 面諭然後上下之情
始相通也日者宋時烈之去也臣以為不必去也心
常慨惜至達於榻前臣何嘗欲為此舉哉只是即今

所遭則實有萬分不獲已者臣雖欲少留亦不可得
深願 殿下諒臣至情毋相敦勉亟許褫免使臣得
以脫身紛囂從容退歸杜門省愆全保晚節免為人
所賤惡之物則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區區至望外此無他臣雖退去亦豈敢食
息忘吾 君哉賴天之靈不至便死則更侍前席豈
無其期情迫辭感不知所云惟 聖明財幸焉

退歸時陳情疏

伏以臣於昨夕伏承 聖批一札十行丁寧懇惻至
令史官傳諭朝來又遣承宣催使入對以臣亡狀何

臣等堂身卷六
以得此於 聖明尤不勝其福過之懼蓋臣於春間
入侍榻前猥陳私家切迫事故乞蒙恩暇從容往返
則 聖明以須待李惟泰等上來為教而惟泰既來
則 練期已迫以臣孱病恐難赴期往來茲欲留過
練事然後受暇而去是臣素志然也即今事勢不
幸如此雖蒙 聖明快賜辨釋然臣自處之道豈可
偃然隨於諸臣陪祭之班乎既不得入於班行
則不宜在於前銜之列又不宜望哭於城外無寧下
去舊鄉與鄉父老行禮於縣庭 殿牌之為愈也昔
臣聞諸長老以為 國恤之禮在朝者哭於朝在外

者哭於外在溪山窮谷者哭於溪山窮谷蓋以一國
之中均是閭閻之內初無彼此之別故也臣曾於榻
前陳達此意仰惟 天聰或賜識念也第臣痼疾在
身不得躋程行役必費十許日子可達於舊鄉而屈
指 練期只隔旬日不得不催發臣之情勢孔艱且
悲 聖批又以必須相見而去為教臣非木石亦有
人心雖靡 聖教其欲面辭 天顏情豈窮已而臣
之蹤跡已甚艱危况攻臣之人方被臺論擬律過峻
館學之疏又作尤不堪其紛紜臣於此時抗顏承命
無復顧忌不惟臣之所不敢其在國體亦不容如是

同春堂文集
懇乞 聖慈憐臣情勢察臣衷曲亟許褫臣職名使
臣得以安意下去亦勿以臣去為介於 聖懷平心
和氣益保 聖躬益勉 聖學逆續景命以究大業
臣雖退伏鄉村亦何異於昵侍前席臣每讀先正臣
李珣舟行不忍終南遠為報篙師莫舉帆之句未嘗
不三復而悲之不料今日臣之情境正如是也臨發
涕零不知所云

在道陳謝仍乞解職疏

伏以臣於再昨行到果川縣史官追至傳諭 聖批
仰領 聖意委曲懇至臣感激涕泣精爽錯莫誠不

知所以為懷念臣學陋而寵過材薄而任重人非鬼
責理所必至尋常豈不知此而亦不能蚤決退歸終
貽薦紳之羞以疚宵旰之懷臣罪萬殞尚復何言若
其累送史官於遠郊之外已是不敢當之 異數而
至於三遣都承旨諭令入辭此實近古所未聞之事
臣平生氣質孱薄未嘗學為矯激之行及今垂死之
年又豈敢故作苟難之態於 君父之前以釣能退
之名乎只是俯思私分仰念公義不敢唐突抗顏以
傷國體雖蒙 聖慈曲賜寬假不欲加臣以逋慢之
誅而臣自知罪戾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去國愈遠情

懷愈惡且聞 聖明特下勤教許臣騎馱眷念及此
尤不勝感泣之至顧臣此行何顏擁傳揚揚若奉命
之人以增嗤點於道路乎亦義之所不敢也噫受國
厚恩如臣之比歷選前古復有幾人而臣之所以報
事之者乃反如許不知他日將何以拜 先王於地
下言念及此心肝若裂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
臣之職名俱係緊重不空帶往於田里臣本職及兼
帶成均館祭酒社稷署掌樂院提調等任一併禡改
使臣得以少安於心公私幸甚

辭憲職仍陳所懷疏 七月

伏以臣病伏窮廬未赴 嚴召兢惶踖踖日夕耿耿
惟俟適解職名以安微分不料道臣傳諭 聖旨不
許臣辭令臣調病上來者臣承命悚慄益無所容仰
感 恩遇之隆俯念分義之嚴豈敢俟駕而後行哉
况闕比間 玉體頻有未寧之候臣身雖遠臣心如
煎豈不欲趨日趨朝奔走於問安之列而惟是以已
試不可之身為既退復進之計思之百端實無是理
重以衰病當暑漸悴益甚食廢神昏長如垂盡之人
以此病狀何能自力登途重入脩門懇乞 聖慈曲
賜恕諒將臣本職及兼帶成均祭酒社稷掌樂提調

等任一併褫改以便公私抑臣苟有所懷何敢以身
在遠外而不盡其言以負我 殿下眷軫之意乎惟
殿下矜其愚而察其忠焉往在四月初間臣請對
入侍論諸宮家山海折受願堂設庄及忠勳府免稅
之弊請復 祖宗朝諸 王子駙馬職田之制其言
縷縷殆至千萬而皆因 先朝時諸臣所嘗陳達者
仰復于 聖明漸裨新化之萬一焉而 天顏溫粹
酬酢如響翌朝命會諸大臣以臣所陳者商議於榻
前諸臣一口申復無不蒙俞如山海諸弊從今永禁
而江原柴場許令先罷職田之制令度支之臣退加

商量而稟處諸臣退而相訖以爲 卽昨以來都俞
吁咈未有如此日氣象慰悅人心亦未有如此日處
置搢紳公私之會無不動色相賀逮臣還鄉鄉曲父
老亦無不津津頌戴以爲太平可期而厥後累月未
聞有職田勘稟之舉臣已竊怪之而繼而見邸報則
關東柴場有只罷江陵之命臺臣論執而久未蒙許
噫天未欲平治我東耶何 殿下之心不能純一於
旬月之間乎大本之所在旣如此則臣工之情竊庶
事之隳廢日趨於泯泯焚焚之域者無足怪也天下
之事固有執表而占裏因小而識大者臣於是竊不

勝痛惜悶傷于中而中外相傳向之喜者變而為憂
歡者轉而為愁山東扶杖者亦無不憮然而失望焉
則不知 殿下何故因一微瑣事重失遠邇之心至
此耶噫今日臣民之所以期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自期待者亦如何 殿下每於筵中以
誠實自勉以諸臣之或不識 聖心為慨然臣常謂
殿下此心足以入堯舜之道矣未嘗不歆仰歎服
而今乃大失所圖今番一事如許明番一事又如許
則不知畢竟將究於何地思之至此可為痛哭且臣
伏念此事必有曲折於其間似非外臣所敢預聞而

伏見臺啓有 殿下不得自由之語噫此語亦豈
殿下之所可聞乎誠願 殿下深察公私義利之辨
大小輕重之分雷厲風飛速賜罷行策勵諸臣趨勤
當日所已議而未完者以為繼述之圖以慰中外之
望千萬幸甚

辭職名疏

伏以臣於日者猥將愚悃妄有陳溷自知僭越之罪
難逃鈇鉞之誅矣不料 聖明曲賜優容 溫綸十
行懇惻而隆重臺官久論而未允者亟許體施不知
臣之庸陋何以得此於 聖明莊誦以還感淚如瀉

意亦豈獨臣之私幸而已也第臣伏讀 聖教以情意之未孚而相否爲歎臣於是實不勝惶愧隕越若無所容臣身雖遠有懷卽達輒蒙採用無所畱難上下之間惟見藹然之意寧有相否之憂而 聖教猶且云爾臣誠未曉 睿意之所在無乃臣屢承 召旨未卽趨命因此而有是教耶果爾則臣之情勢曾已備陳於史官書啓之中仰惟 聖明必加垂諒夫豈有一毫未孚相否而然也重念從古人臣際遇寵榮竭忠王室孰無是願而唯其言不用計不行故奉身而退或無其終今臣惟患無其言與計耳苟有之

則 聖明無不翕受而敷施焉有何可退不可進之義乎顧臣積病纏髓經暑尤劇氣漸神眩頭疼腹痛種種諸證疊出交攻入秋以後一味沈頓將起復什出門還入賴天之靈如得夏甦豈無趨朝謝命之日惟不可以旬月期也臣之所帶風憲長官決不容久曠懇乞 聖慈曲加矜憐亟許褫改以優公私方今玉候未底蘇安民事又復罔極臣遠外憂煎眠食殆廢且聞 聖明心氣似欠和平辭語或不免失中臣益不勝憂悶之至思欲更進狂瞽之說以效匡補之忱而伏聞右贊成臣宋時烈疏中已有所進臣不

同春堂集
敢受贅惟 聖明加意而省察焉 君德幸甚臣民
幸甚

辭四宰仍陳所懷疏十一月

伏以臣猥蒙 聖慈曲軫賤病既賜醫藥又褫憲職
特下別諭許令善攝而新除恩旨不日又降前後
聖渥與天無極撫躬而感揆分而懼踧踖愴惟
有涕淚盈襟而已臣雖不佞亦有秉彝豈不知吾
君之可愛分義之至嚴顧臣平生孱疾到老轉淡今
秋久瘡之餘真元益銷感冒眩暈腰腹刺痛種種危
惡之證迭出交攻幸賴神丹珍劑繼續賜惠之恩自

前月旬後稍尋生路亦能出入於庭戶之間而元氣
未完喘息促急兩目昏甚殆不辨物調治等待之際
寒事已深以此病狀何能自力於長途周旋於周行
法筵之間乎前頭各司殿最之期又迫懇乞 聖
慈曲加矜諒將臣本職及兼帶社稷署掌樂院提調
成均館祭酒等任一併鑄免俾臣得以守分丘樊安
意將息公私豈勝幸甚抑臣於此常有耿耿者存今
歲凶歉八路所同其勢將至於餘民靡有孑遺仰惟
殿下爲民父母其憂悶惻怛之懷當復如何歷觀
前代如張角葛榮之徒何嘗不生於飢餓而終至於

臣等嘗謂六
亾人之國日間星雷之示警又非尋常之比雖不知
何等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而儻使 聖德益加修省
賑政益得其宜德惠所及遠邇風動人情洽和於下
天意感回於上則雖有盜賊欲發亦不可得又何足
憂乎古語云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此正 殿下奮勵
振作啓聖興邦之秋又安知仁愛之天不以是而試
於我 殿下耶願 殿下益加意焉即今廟堂諸臣
之所以講究賑救之策必無不用其極而垂死望哺
之民猶未識朝家德意之覃及但見州縣催科之日
急少間怨讟興而盜賊作民相食且盡則 君臣上

下泣涕漣如亦無及矣此臣之所大懼也比來 玉
候常在違豫之中 經筵講讀停廢已久中外有識
無不以爲憂古昔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小心畏慎前
疑後丞左輔右弼以至居寢倚几位宁臨事各有諫
箴導誦之規焉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其身者若是
其至矣後世人主其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勸導
輔養之責惟寄於經筵經筵又廢則復有何望程子
之言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旨哉言
乎凡人之情對人則莊獨居則肆與勝己者處則敬

心生與不若己者處則驕心生旁無彊輔則有過而不知故雖以子夏之賢猶以離羣索居爲懼焉况我殿下春秋未壯血氣未強深宮蠖處之中幽獨得肆之池安保其莊敬不解如處顯對衆之時乎朱子之言曰夫學固非讀書之謂而然非讀書則又無以爲學誠以研窮義理辨別是非以爲去取於審幾應務之際者不能不資於書也念惟 哀疚靜攝之中又值嚴寒之節雖不得 頻御法筵以勞 玉體而時於朝晝之間萬幾之暇簡其禮節引接儒臣於臥內使之講讀或經或史惟務精約 殿下欹枕而聽

之與之討論古今商確治亂其於開道澆鬱節宣體氣之道其所補亦不細矣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寧有嫌闕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譬如茶飯之供養而不可闕湯劑之治病而不可廢接續不輟滋味漸生理趣漸發欲罷而不能則日計雖不足而月計有餘矣臣曾聞儒臣劄辭正亦如此此誠切至之論而自 上聽之茫然尚無施行之實何歟今雖閭閻學子程課講讀者如或數日廢闕則復尋書用頓覺生辛必待強勉而後夏作焉古人所謂學以不間斷爲貴者正爲是也嗚呼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漸向

方切 殿下之今日豈不爲大有爲之會而不可失之時耶若或因循放過漸成玩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逾邁萬計茫然則不惟愚臣爲 殿下惜之異時 殿下亦必自悼而思臣之言也重念臣於丁酉冬間入侍筵席力陳差備門分付該官之不可先大王答以無是事矣臣退而語口外間所傳妄耶抑曾有之而今無耶近見邸報臺官正論此事而久未蒙允其間必有曲折而臣在遠外不得親承 聖教殊覺鬱紆論其曲折之如何理到之論何不卽俞以示翕受勇改之義耶似聞臺啓已停想臺官非

以其論爲可停特以一向廝推爲未安其在 聖德豈不尤有所傷耶臺啓旣停而俞音追下則日月之受益有其光中外傳聞一倍聳動臣竊不勝區區之望也臣非不欲隨事進言以效匡救之忱而鄉曲傳聞或未以時或欠詳的欲言而還止者多臣之負殿下大矣臣罪萬死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辭吏判疏 十二月

伏以本月十三日同副承旨成貼書狀今以卿爲吏曹判書冢宰之任不可久曠而都目當前方欲待而爲政卿安體予至意俟病少間斯速上來事有旨臣

同春堂集
於二十日北望拜受訖恩隆涕零分過心驚兢惶隕
越不知所出念臣癯孱昏陋百無寸長平生自期不
過守分松楸靜還造化舊物而已誠不自料際遇
兩朝叨蒙獎拔爵位卒高 恩渥日厚而臣之報效
實幾絲毫人非鬼責亦理之常讒謗方生疾病采淡
則臣於是不得不斂身退歸恭俟誅譴而 恩召繼
降禮遇逾隆日者引問臣豚犬子於輪對天語勤眷
特遣掖庭人於窮鄉饋賚優蕃斯皆前史所罕聞
者不知臣何由而得此於 聖明至於銓衡重任本
非臣所堪而亦嘗已試而不效者一之已誤其可再

乎卽今人才雖曰眇然堂堂 盛朝濟濟孤卿之列
豈無委寄倚任之人而廣選難慎終及於疎遠謫劣
之臣臣之驚惶慄惕狼狽憂悶於是尤至使臣儻有
一分材具一分精力可以擔當世務一分有補則遭
時得君展布素蘊乃是從古人臣所願欲而未能者
臣非病風狂易何故獨無此願况今我 聖明瑩然
哀疚孑然憂厲人謀艱危天步艱屯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臣每念 聖懷未嘗不中夜涕淚臣雖不佞亦
係 先朝一舊臣其欲黽勉赴命以體 聖意以慰
聖心情豈窮已而惟其自知甚明自揣甚熟兼且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衰悴昏耗日甚一日正當飾巾待盡之時何可爲一
脚出門之計乎仍念今歲忽已垂暮明年五月屈指
才隔數月仰惟 聖孝何以爲懷賴天之靈臣如得
延孱喘其間豈無自力進謝之期乎然 聖明必欲
以此職召臣則臣亦不敢遽進所謂欲其入而閉之
門無乃近是耶噫臣何敢盡其言也臣曾知都目大
政不可遲退遲退則公私俱有不便者懇乞 聖慈
曲賜恕諒亟褫臣職回授可堪之人國事幸甚臣身
之幸有不暇言矣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劄

辭繼給米肉之命疏 辛丑二月

伏以臣卽聞 聖教有米肉繼給事分付者臣惶感
縮慄尤不知置身之所夫庖廩相繼此何等盛禮在
臣本分非所當得者從前苦辭而不獲心常愧懼若
隕淵谷况今域中凶歉餓殍載路古人所謂願賜天
下之飢者寒者真是切至之語也臣以一身僑寓所
受常祿厥數亦優自可豐足以過何必別有所賜令
臣心不寧而益招人誅鬼責爲哉伏乞 聖慈諒臣

同春堂集
至懇亟收成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論時事劄 三月

伏以臣於昨日伏聞有御史五負治裝之命者此舉實係飢民生死關頭今雖已晚多失事幾而猶賢乎遂已伏想臨遣之際 睿教所及必詳必盡靡有遺蘊而臣之愚妄猶不堪過慮敢陳一二以備裁擇焉夫今日御史之遣固以檢察荒政為主而然非出入閭里訪問父老則亦無以盡得民情悉究利病可依先朝舊例或使以公行宣布於官家暗行廉問於村間備知民生餓殍之形官吏勤慢之狀凡有補益

於賑事者皆許便宜行事亦與道臣通議共濟俾無掣肘矛盾之患守令雖有可黜之罪如非一日在官貽一日之害者并宜還朝然後書啓無或輕加罷黜反貽民害也頃以三南疫癘民死甚多特遣醫官賫藥徃救德意覃及遠邇感戴然以一醫官救一道之病其勢誠有不能周遍者唯在方伯守宰之盡誠致力協同救活而外方所請例被朝家所沮却朝家所令外方又不謹奉行事多乖張民不蒙澤臣以近日數事驗之益知其然良可歎也亦令御史另加申飭糾察俾有一分實惠豈勝幸甚臣曾將此等事意仰

陳於榻前而不避煩瀆敢此申復臣罪萬殞臣仍念今日國事可謂岌岌乎殆哉外而隣故多端實有難言之憂內而八路飢殍赤子將填於溝壑以言乎朝家文象則沓沓悠泛日就於頽剝之地以言乎世道民風則分離乖悖日趨於亂亡之域如日下山如水赴壑去矣不如前年今年不如去年噫天耶人耶時耶命耶可為痛哭而流涕也所恃者唯本原之地粹白無疵仁聲仁聞風播中外庶可以見享於天心蒙佑於冥冥而不幸 違豫踰時講筵久廢羣臣不得進見百事因是解慢否隔偷緩有甚於平常無事之

日危亡之象灼然在眼嗚呼豈不可懼之甚乎調病之道固非一端而然其大要唯在於慎起居節飲食常置心於和平悅豫之境操存收拾之工又在於神氣順適之間日往月來真元自壯外邪自祛初未嘗以安佚縱弛為善也 患候彌留之中勤勞 玉體以御講筵雖不敢望而時於朝夕蘊爽之際風日清和之辰或登進臣僚商確國事或召入承宣裁決庶務此實喫緊不可已者去歲 大病之中引接承旨猶且不廢中外聽聞皆以為盛美之舉今則并與此舉而久停豈 聖候未寧有加於前耶臣民憂煎愈

往愈至君臣猶父子也父子相接奚用體貌為哉臣願頻召承旨於卧内凡疏章奏啓留滯内外者皆使進讀 殿下憑几而聽之與相講詢旋即批決毋使稽遲則不但慰悅羣情所益非細其在節宣調攝之道亦未必無所補也臣竊矚 殿下鎮密靜重之意有餘而奮發振勵之氣微似不足臣曾以察病加藥佩韋佩弦之說仰陳其意實非偶然而亦未知 聖明果能記納也否臣衰病日劇僵仆旅次愚衷衮衮有懷填膺而請對難頻進陳無路微誠所激言不知裁臣不勝惶悚死罪之至

陳情自劾兼辭冊教書寫疏四月

伏以臣於尹善道之事常有不敢自安於心者向日入侍猥陳區區所懷矣不料緣此又生一闢兩司多官皆不免褫去究厥所由罪實在臣臣誠惶實無地自容懇乞 聖慈亟鑄臣職以謝公議不勝幸甚且臣衰病眼昏日甚一日冊教書寫之任決無承當之望累陳情勢未蒙諒許臣誠悶塞不知所出亦宜早賜處分俾無公私狼狽也當此旱灾孔慘上下憂煎之日臣無一策以裨國事惟將自己猥瑣塵溷 宸聽臣罪萬死

乞骸疏 五月

伏以日月易邁 祥事已畢仰惟 俯就順變 孝思廓然其何以爲堪臣民之追慕於 先王中外之顯望於 當宁於是尤至臣於此時敢將私懇有所塵溷自知罪戾萬殞猶輕念臣癯孱衰朽月益歲甚理難久視於斯世居常凜凜若不保朝暮似此病狀豈敢復有當世之念只緣 兩朝恩渥報答無路遲徊眷顧既退復進終無毫髮裨補於國家協孚於人心而起開招謗前後層加無非臣身命奇窮福過灾重之致尚復何言惟有早乞骸骨歸死丘壑以爲自

靖自獻之圖亦是少答 恩遇之地懇乞 聖慈諒臣秉赤丞將臣本職及兼帶成均館祭酒社稷署掌樂院提調等任一併褫免俾臣得以從容下去女意待盡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也

再疏

伏以臣形迹詭隨情勢狼狽唯當即日引歸以謝人言而違徇隱忍蓋有所待今則 國祥奄過微誠已伸敢陳危惘冀蒙矜許不意 聖慈天覆 恩批加隆至以面諭爲教臣誠感激惶懼尤不知所以自措念臣疲癯之身衰朽之年雖無人言亦應陳義自退

歸死丘壑矧今所遭實有臣子之所不敢一日自安者仰惟 聖明亦何所不燭臣以無似際遇 兩朝雖無毫髮報答 隆渥而若其平昔所期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為銘佩於心曲頃當禮議猥隨大臣妄有所論逮至榻前 天顏密邇 玉音丁寧毫分縷析反復辨難臣於那時既感俯詢勤至又喜 聖學超詣唯思罄竭所學沃贊 睿思誠不敢萌一毫瞻前顧後慎嫌思患之念如以汰濫為臣之罪則臣固無辭而緣此輾轉漸成罔極逐歲隨人一節深於一節無非臣誠淺行薄不能取信於國人協孚於羣

情有以招尤而速謗者倘微 天日高懸臣安得全身保族以有今日古人之言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以投老餘生忍詭忘恥猶不知退則是舉平生而盡棄之矣 殿下亦安用如此鄙夫為哉臣於今春承命還朝即蒙賜對 天語溫諄以為前歲若知卿有蒼黃之行恨不早許乞歸之請使之從容好去噫此即 天地父母覆載生成之至意臣至今思來感淚自零臣身命奇窮動遭變險雖眷戀軒墀未忍辭去揆分畏義終難自如如未蒙曲賜諒察早許退歸恐不免蒼黃之行復如前歲之為 殿下雖恨之亦

無及也懇乞 聖慈憐臣情迹萬分危迫察臣秉赤
匪由飾偽先將臣本職及兼帶亟行鑄去俾臣得以
從容拜辭而去允愜於聖王退人以禮之義不但為
微臣一身之私幸而已也

請留判中樞宋時烈劄

伏以臣之蹤迹日益不安退伏江郊瀝血陳懇而伏
奉 聖教痛切懇惻可泣神鬼臣衷情自激肝腎如
割情不忍訣義不敢違不得不蹙輟行謀恭俟賤疾
少間 講筵臨開承命趨侍以謝逋慢此心耿耿而
茲者伏聞判中樞臣宋時烈昨日登對自以負犯偏

重引咎太過謂臣論議簡穩無甚激忤被人構誣若
有輕重者云噫豈其然乎臣於此事登之章劄申於
榻前畢露所蘊無復餘意則臣視時烈為多如謂之
無罪則同為無罪謂之有罪則臣實為首然此事既
蒙 聖明洞燭毫髮不爽姑宜置之不復論也夫時
烈之出處去留其所關係甚重且大實不如臣處無
所抱出無所量留無所益去無所損者之比蓋 先
大王招延此人托以心腹禮義勤至夙越千古時烈
之出而赴命其所自期自任亦不苟然一國臣民舉
謂昭烈之與孔明盛事復見於今日 契遇方隆

龍馭遽賓其所遺大投艱于我 殿下者實非前世
帝王平常傳序之比而時烈之退去又出倉卒使國
人不免有議則斯固我 殿下不幸之大者今幸時
烈適會上來而元無久滯京輦之意一番入侍而退
乃其素計然也而為其有更對之教故黽勉遲留明
日侍罷必從闕下便去矣時烈為人峻潔剛確苟有
所執不肯少撓 先王知其然所以誠招禮遇曲盡
其道不用尋常規套仰惟 殿下何所不諒其引接
勸留之際必有 膺筭之先定者誠非小人之腹所
敢料而臣每想我 先王日夜淬礪奮發圖恢大業

實天地神祇之所共監而亦未嘗不以乘勢待時為
意所謂乘勢待時豈非惟此時為然乎在 殿下繼
述之道固不宜寂默無為以俟天數之自至夫天數
者寒暑也人事者裘褐也裘褐不備豈能禦寒暑哉
如思裘褐之備則今日不宜苟循時烈之退去不留
自助也審矣時烈既嘗許身於 先朝實有付托之
義今豈不以事 先王者事 殿下哉近日紛紛特
其引退之好題目在時烈則得矣非朝家之所宜聽
許也引對之時 殿下宜以追報勉忠之意據理反
覆懇迫開諭且 先王禫事只隔一月時烈平居語

同春堂集卷四
及先王則必涕泣感痛其忠誠有動人者 殿下
倘下教以既已上來願與共過終制其間予疾少瘳
則願與講讀一冊子啓沃予心臣救予過知予必不
可與有爲然後去未晚也榻前既以此 面諭出闕
之後又遣近侍宣諭至再至三出於至誠則時烈初
非木石亦知自家退去爲無義豈不感動而承命如
是而猶不得挽焉則其責自有所歸在 殿下之道
夫豈有歎哉不然則中外之人皆將曰 先王同德
之臣 殿下留之不以誠任其退去云爾其有傷於
聖德非細臣於此隱憂深慮有不能自己者時烈

若留則國勢不孤元氣自壯浮言邪說自爾屏息如
臣庸陋亦有協贊共濟之望矣如不果留則臣雖欲
仰體 聖意留侍帷幄不但人微力弱無所獻爲一
般被誣之人一去一否斷無此理願 殿下勿以臣
去爲意也臣之此言非爲時烈非爲身地片片赤心
只是愛 殿下也憂國家也惟 殿下深留 聖意
毋忽焉臣曾見朱子疏劄中有事關機密者輒用囊
封貼黃以防宣洩今臣亦猥効其例并乞 聖慈俯
賜諒察臣愚忠所激畢陳無諱尤不勝陷越之至乞
留中

乞退疏六月

伏以臣聞疾痛窮迫必號父母者人之恒性然也君臣猶父子也子而不號於其父則是自外於所慈而為非孝也臣而不號於其君則是自絕於所天而為非忠也今臣情勢不翅疾痛窮迫之甚則安敢以瀆擾為懼而不更號於父母之前以自陷於自外自絕之誅耶臣之衷赤仰惟 聖慈亦既俯諒之矣雖才識謏薄無以少酬 兩朝知遇之恩而如其竭誠願忠之心天地神祇之所降監及此垂死之年乃為睚眦前却之態只以求退為名非臣之所存也唯其

廉恥一節實關風俗之盛衰士夫持身唯此為大苟喪乎此更將何物以事君臣於前疏已陳此義非不知從江外退去之為便而臣每念前後 聖批中宵未嘗不涕泣感激思欲承命一進更陳微悃而去黽勉來就於城底始謂即獲登對之便而適值 慈候未寧 聖上方在嘗藥之中臣以自已私懇搪突叩闕誠有所不敢雖承 聖批以豈無面諭之時為教而臣之不敢搪突則猶夫前也坐在羣譏眾謗之中淹過時日又非臣之本情則臣之狼狽於是為一倍矣臣雖不敢援據古人而向在 宣廟初服先正臣

李滉其上下之望如何而自以衰病不堪留邸詣闕
陳乞連日而不止 宣廟諒其情懇即賜允俞夫以
李滉之德望而尚然况在具臣如江湖之鳧鴈者又
何足道哉臣於戊戌春力請退歸 先大王察臣衷
悃許以恩暇筵中諸臣多欲沮止而一王音丁寧以
爲所以許暇者欲其復來也臣迄今思之有淚沾膺
臣之尚此遲徊者惟以仰 面諭之教爲懼而反
覆思之日者登對 上下之間仰對俯酌實無餘蘊
今雖更侍有何他說於其間懇乞 聖慈遠體 宣
廟之仁近法 先王之義亟許臣罷退使臣得全廉

隅以保晚節不但爲臣一身之私幸而已也臣情迫
辭感震灼祈懇之至

請 祇謁 永寧殿劄七月

伏以臣有所懷不敢不陳古者宗廟之制羣位各爲
一廟四時之禘則行於各廟三年一大禘則并與祫
遷諸主而合享於太廟禮意纖悉可謂義之盡仁之
至也我國 廟制不古 列聖祫位永無合享於
太廟之時 嗣聖當宁遂無祇謁於 永寧之日嗚
呼豈非未安之甚常年享時尚不可都無所事况此
踐阼伊始初見 宗祖兩廟纔祫幽明悽感而咫

尺之地瞻望 廟貌闕焉無展省之節求之情禮恐
無是理臣始謂今日望 廟之禮乃是兼行於 太
廟與 永寧者而逮叅陪班目見形勢則似無所干
於 永寧矣臣願明日 太廟禮畢之後 還宮之
前往謁於 永寧如今日望 廟之禮恐合情文惟
聖明財處焉諸議必以此非五禮儀所載難之然
唯觀其事之合宜與否五禮儀所闕之文隨時變通
者亦非一二庸何拘焉臣向承享禮變節之問而病
昏方甚未克奉對至今惶悚靡措然此事元非大段
惟在 聖明自量筋力而行之而已筋力可及則唯

當遵依舊禮為善如不能然則雖減而又減亦恐無
所憾第未知近日 聖候之如何爾臣僭猥至此雖
出於有懷必達之義而不勝震越竢罪之至

還鄉後辭職兼申榻前陳戒之意疏 閏七月

伏以臣幸蒙 聖慈曲賜陶鎔特許恩暇俾臣得以
從容陛辭好歸鄉里 天地生成之德雨露曲全之
恩臣雖粉身湛宗亦無報答之路矣念臣鄉曲賤蹤
樗櫟散材元無寸長可稱於世者而不知何故虛名
誤徹猥荷 三朝特達之遇臣雖至頑亦有人心其
欲策勵圖報曷有窮已而唯其名位溢於人器 恩

同春堂元卷下
眷踰於涯分福過而灾理所必然人非鬼責狼狽顛
踣汙朝家之名器傷累朝之知獎嗚呼其亦命也
在臣之道唯有乞身斂迹省愆懲庶爲自靖自獻
之地外此復有何望辭朝之日領敦寧府事李景奭
來見臣責以臨危辭退語意激烈臣固惕然敬悚近
得其劄本讀之其辭視面譚益嚴且截其謂古之君
子量而後入未聞入而後量者誠是切至之論臣不
堪羞愧欲死以此責臣臣固無辭然聖人亦豈不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乎天下古今義理無窮誠不可
以一槩論也噫賜對臨遣天語諄懇再送承宣申

以秋涼之期臣雖退閒亦有何心自安於息偃一飯
而敢忘吾君乎第臣頽齡痼疾理難久視之狀亦
聖明之所洞燭久旅纔歸百證添劇奄奄若朝暮
之人以此精力重入脩門更瞻清光自知難必然
賴天之靈倘不遽死亦豈無俟便更進之時而唯不
可以時日期也又豈拘於職名之有無乎臣所冒諸
職決不宜虛帶於田野懇乞聖慈哀臣之情察臣
之衷將臣本職及無帶成均館祭酒社稷署掌樂院
提調等任一併鑄褫令臣得以安意處靜飾巾待盡
公私不勝幸甚抑臣於此復有所悶憂焉臣在京裏

臣者堂矣其具以
雖聞諸道旱荒之報而猶未得其詳及到湖境目見
田野焦赤之狀生民渴急之形驚心慘目有不可以
筆札形說者湖西不至已甚而猶尚如此况兩南之
已甚者乎土崩瓦解之勢恐不待明春不知朝家將
何以爲拯救之策亦惟君相所處之如何耳臣於面
辭之日縷縷數千言實出於赤心憂愛之誠而自悼
精神言語未能感動 天聽有所裨補其萬一然如
所謂立志懋學以建大本綢繆敵弔以備陰雨竭誠
荒政以活餓民毋滯章奏以慰羣心罷絕諸工人役
於差備門外者毋玩細娛而忘大圖痛革宮中奢侈

之習以昭儉德爲臣民先引見方伯守宰親宣飭勵
之意迪養賢關多士務昭菁莪之化者似皆當時之
急務而至其所謂久雷厲風飛之義有委靡頽塌之
象者恐尤切實於本源察病加藥之地臣不敢知
聖明其果留神識有也否臣退伏田間寸心如火忘
其僭猥敢申前說不勝震灼竢罪之至

辭大司憲及兼帶疏九月

伏以天佑我東誕降儲貳 宗社之福臣民之慶有
不可以筆札言語形容者雖窮山僻壤瘖聾跛躄亦
皆有欣欣之色抃躍之意况臣昵侍 累朝親奉

先王企望之 王音者耶悲喜愴閱月而猶不能
自己唯是身滯田間迹阻賀列區區望北之忱於是
尤至不料新除 恩命遽及此際毋論稱與不稱可
堪與不可堪其欲即日赴召獻賀而退心豈窮已而
顧臣情勢則如前疏所陳者病勢則與時月而增深
杜門節巾靜竢就木雖欲作意強起其路無由噫受
暇而歸仍謀留落豈臣所願誠出於萬不獲已者臣
之情事孔悲且憐仍念風憲之地本非閒漫而長官
為最重實不可暫時瘳曠益增罪戾而縣道遞聞動
滯旬望徃歲臣忝是職疏狀辭免之際奄過數月至

今思來惶懼采深臣曾見先輩舊臣身在遐鄉或值
道臣遠巡之時而辭官有不容少遲者則尚走急足
直呈政院固有其例今臣亦敢遵用此規慚蒙遠處
仰惟 聖明矜憐有素少回日月之光諒此肝肺之
懇亟禡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仍鑄仕籍永不檢舉俾
臣得以安意瞑目隕結圖報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
成之德也

辭左叅贊及兼帶疏十月

伏以臣積病垂盡萬緣成灰惟以孤負 兩朝不世
殊渥為夙宵慙痛向承 聖批雖許禡改憲職而不

許並褫無帶諸銜 溫綸懇惻至以趁未深冬上來
為教繼有新除 恩命又出千萬夢寐之外是則
殿下猶謂臣為可更齒於朝班也臣誠惶愧悶塞不
知所以為措竊想茲辰 聖候已安冬宵方永晝筵
夜對必逐日而開其培壅本源聳動瞻聆制治而保
邦者應有日新又新之効臣雖不佞亦係經幄舊臣
其欲趨然末班仰效一二心豈窮已而無如病隨時
加事與心違何矣瞻仰北辰但有區區拱向之忱噫
其亦命之窮也尚復何言臣向見邸狀閔應亨以老
病辭褫是職應亨年齡雖高筋力尚強且在京洛若

可隨行於間局而猶且懇辭必褫而後已况臣摧殘
甚於應亨而身又在於田野如是而貪榮戀寵偃然
猶帶魏爵則無論義理獨不有愧於應亨中庸九經
體羣臣其一而先儒釋之曰規羣臣猶吾四體也
殿下既許應亨而倘或不準臣辭則是四體之中自
不免為二視之矣豈理也哉况前頭又有諸司殿最
之舉尤不宜瘞曠懇乞 聖慈諒臣疾病情勢匪出
飾讓將臣本職及無帶成均館祭酒社稷署掌樂院
提調等任一併褫去仍鑄仕籍永不檢舉俾臣得以
收拾桑榆安意待盡不勝幸甚

辭職仍陳規戒疏十一月

伏以臣於日者猥陳情悃不自覺言多謬妄文少歲
黷伏承 聖批委曲開諭載色載教臣三復莊誦惶
感交至誠不知置身之所臣以自己私懇仰煩 宸
聰致勤 聖念乃至於此律臣之罪萬死猶輕臣雖
至頑亦有秉彝 榻前丁寧之教江頭申命之意追
思至今有淚先瀉於敵以下得此尚有知己之感况
臣得之於 君父其欲罷勉奔奏以承 聖意情豈
窮已而顧臣疾病情勢實有如前疏所陳者非敢苟
作情外之語以為飾讓之地亦何敢索言以溷 天

聽乎念臣元非自重之士自在 先朝雖蒙許歸事
如有可進病不至委席則或不待更召而輒進初不
係職名之有無矣即今寒事方嚴孱疾益劇深藏牢
閉實無出動之望而重秩魏爵尚在肩上下懼內慚
心豈得安懇乞 聖慈曲加矜憐將臣本職及無帶
諸銜併許褫改賴天之靈得延孱喘又豈無更瞻
天日之期乎抑臣於此願有獻焉竊觀自古人君臨
御之始雖或奮發振勵思欲有為而夷考其終鮮克
如初况無其始而有其終者誠所罕聞臣之平昔所
望於 殿下者豈在於三代帝王之下而祇今數載

同春堂先生集
未見其漸升大猷唯覺其日就頽塌艱虞溢目文象
泄沓不知循此以往畢竟稅駕於何地臣之隱憂長
慮有不可以文字言語形說者人君進修之道唯在
於經筵自非文王之聖安能不諫亦式無藉於薰陶
乎臣謂 王候雖未全安亦不至一味沉頓秋冬之
際必頻御講筵以收緝熙時敏之功臣於前疏敢有
云云且庶務遲滯實為近來痼弊臣之陳戒亦非一
再而側耳累月未有新聞 殿下之罕接臣隣如舊
稽遲批判如舊臣不敢知厥故何居深恐 殿下至
德淵微處未能與天地相符臣於是尤不勝其悶鬱

憂慮之忱臣願 殿下自察病源何在用藥何宜務
祛舊套惕然改圖日新又新奮勵不已以繼述 先
業迺續景命大慰黎獻之心永享無疆之休 宗社
幸甚臣民幸甚

乞收 召命疏 壬寅二月

伏以臣病伏田廬與死為期不料 聖明特加記軫
更下別諭溫綸懇惻旨意隆重決非如臣孱病庸陋
所敢承當者捧讀未訖惶感交集誠不知置身之地
噫臣雖退歸豈敢食息忘吾 君哉依依一念長在
五雲每聞 玉候未蘇針藥頻仍妖孽荐臻餓殍載

途其痛悶憂煎之衷又豈可以筆札形言也其欲更進 天陛瞻望 清光退與諸大夫同憂共患分義情理豈不宜然而顧臣痼疾衰頹之狀真如下山之日赴壑之水自去冬以來真元益耗起動殆將須人兩眼益昏黑白幾不能辨形神幻脫語言顛錯見者驚嗟皆知其餘日無幾臣年望六袞官躋八座俱非始望所及溢然就盡誠無所憾惟是受 兩朝不世之遇蔑絲毫報答之效自悼才學不逮於前脩言行未孚於今人前跋後寔進顛退踣徒使朝著不靖聖慮貽勞追思至今俯愧仰忤地中之目應亦不瞑

人事到此尚復何言懇乞 聖慈諒臣之言實出肝肺憐臣之疾已不可為將臣無帶社稷署掌樂院提調成均館祭酒等任一併褫去仍收 召旨永不檢舉俾臣得於未死之前安意靜息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也

辭憲職兼陳所懷疏 七月

伏以臣行將就木受恩采深纔蒙近侍遠宣別諭又奉 聖批丁寧懇至新除繼下申命催召一旬之內恩波汪濊禮意勤篤斯誠千古以來所罕聞之舉臣是何人敢膺斯寵俯仰踧踖容身無地念臣空疎庸

陋只孱劣一措大天畀百病早拋學業平生所期不
過守分養拙以還造化舊物而已實無毫髮餘念暇
及於它不知何故虛名誤達 異恩便蕃禮用待賢
官躋八座臣非木石豈無感激圖報之念惟其學識
才能分外難開前後受任觸地顛頓徒使公朝不靖
聖念貽疚而臣身亦已益衰臣病亦已益深乞身
退歸以保晚景庶無負 累朝知遇之恩此心真切
寤寐耿耿噫古昔帝王或以其臣有進退以禮之願
而許其去或以老病不堪供職而聽其歸或以處士
召致而知其不適實用許遂其志或有年未及七十

而諒其情勢許其致仕者如此之類不可枚數是豈
臣忘其君君棄其臣而然哉蓋欲始於禮而終於義
上下之間交盡其道故爾彼其用捨有關於時者時
君世主猶且隨宜處之以通志而成務况於盜虛名
蔑實用者乎又况於癯孱危茶之狀一如前日疏啓
所陳者乎伏願 聖慈察臣病欲垂盡之形矜臣知
非補過之志將臣本職及無帶諸銜一併褫改仍收
召旨庶及未死之前得免欺天之罪不勝幸甚且臣
於日者伏聞史官口宣以近日水旱之灾 聖心憂
懼思所以消弭之道至今詢問於愚臣臣學未究天

國朝文獻通考卷四
人才不識時務安能開口論說以助發 聖意有所裨補於調元贊化之妙乎然叩而不應亦義之所不敢出也茲敢竭其所懷以備 聖明之裁擇焉臣之昵侍帷幄亦既有年常以堯舜至治望於 殿下聖賢道統期於 殿下庶幾繼述志事于光有耀而不謂 臨御四年治效未著上則天心未豫變異層生下則民生流殍八路蕭然今年水旱之災又不尋常臣常俯思仰惟誠不知所以致此之由古人之言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以此而論之今日之變雖不敢指為某事之應而天道不愾變不虛生則其恐懼修省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者其可造次毫忽而少有所懈焉乎歷攷前史當災異之初作也雖庸君凡主亦無不驚懼而聳動焉及乎災異屢作不見朝夕之應則又狃玩而不復畏外示恐懼之容內無修省之實殊不知妖孽之應或緩或速速則禍小緩則禍大患難既作危亡隨至雖欲革心修德已無及矣善乎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胡氏亦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

應不克畏天灾咎之來必矣斯誠千古之至論也臣
病伏窮鄉凡朝政之闕失民生之怨苦有可以召灾
而致異者皆不得而詳也况九重深遠之地 聖德
雖有所失又安能有所測知而進規乎第以表現於
外者論之古之聖帝明王兢兢業業不敢少懈前有
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以至居寢宴處無不有箴
有誦盤盂几杖無不有銘有戒所以維持此心防範
其身者若是其至矣及乎後世此具盡廢惟是經筵
講讀略有古義此而又廢則都無事矣臣前歲赴朝
留邸半年入侍 講席纔有數番中外臣民孰不憂

悶而臣之區區過慮實有倍焉臣固知 王候常苦
未寧眼患尤妨看字以致如此豈亦 聖志有少偷
惰而然耶及聞玉堂承命大書中庸及大學衍義等
書以進則臣實喜幸佇待寫訖開講必頻而啟後廢
闕猶夫前也頃見邸狀又只數番召對而止臣實未
曉其故節省萬幾專精調息則 王候雖未全安亦
豈全無安日 春秋鼎盛精力方壯苟能自強何至
不得聽講且諸承旨持公事入稟其勤勞 聖體視
御講筵所爭幾何此則或時爲之而 講筵則專
廢焉此臣之所以中宵慨惜常欲籲天而無從也凡

人之情對人則莊獨居則肆與勝己者處則敬心生
與不若己者處則驕心生旨哉程子之言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今 殿下廢講殆數年
雖德性已成無藉於薰陶而深宮獨居所與處者只
宦官宮妾則又安能保無敬畏之漸弛宴安之漸滋
或有人不及知而天已降監譴告之警動之以爲王
成之地者乎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朝及
爾游衍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吁其嚴矣臣歷觀
古昔講筵之開廢實爲治亂之所關亦不必遠引古

事如 仁祖末年專廢講筵那時宮府凡百如何
先王末年日再開筵一時休明氣象亦如何此則
殿下之所親聞而目睹者也臣竊覲 殿下德性非
不純美而或少振發奮勵之氣政令非不慎重而不
免委靡頹惰之象坐此兩病實心不能立實德不能
修朝綱日益頹國事日益非牖戶何以固百王何以
酬然及今猶可爲也誠願 殿下反求痛省深思病
根所在刻勵奮策毋敢少弛典學則勿以微恙而廢
寒暑而輟切磋琢磨必踐其實以盡緝熙敬止之功
臨事則必發強剛毅誠實果斷毋或以舒緩縱弛之

意參錯於其間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粹然以聖人之
事自期積以歲月無少間斷如此而德業不日進治
効不日著天心不克享民業不克遂則臣當伏妄言
之誅矣苟或不然如水益下如日益昃則天之所以
仁愛者亦安可每靳乎將見亂亡無日 君臣上下
泣涕漣如而無所及矣嗚呼亦危矣臣竊聞近日李
時術之事足應變異之一端遠外相傳彼使之來朝
家不善周旋不善處置以至於此或有憤慨流涕者
臣雖未詳其曲折竊不勝痛傷之至蓋自今以往籌
謨邊事者無復有所恃皆將曰國家不能活我云爾

則誰肯有至誠徇國之心斯不但一時術爲可憐而
已伏聞朝廷將遣重臣以爲乞命之地是舉也稍慰
人意亦望 殿下廣採羣議仍運神機求其必可爲
者毋拘拘於利害斷而行之毋專委於廟堂凡可以
爲時術求生者無所不用其極然而猶不得免焉則
亦復柰何惟 聖明加意焉且臣聞之道路凡係宮
家內司等事臺臣雖竭力論執 殿下一例持難未
見有轉圜之盛不識此言誠然乎哉臣方以堯舜之
德望於 殿下而 殿下不免以私之一字見疑於
中外此臣之所以歎息慨恨而不能已者也近來諸

同春堂集卷四
宮家折受屯田之弊誠爲病民之痼疾其利則盡入於宮奴之手其怨則都歸於國家不識 殿下何苦而替人歛怨自貽譏議於今與後耶此臣之有所慨恨者也向歲榻前臣首發職田之論大蒙印可謂於數日之間可得勘了而祇今幾年猶未聞處分如許小事尚且遲疑不斷如此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且如年前北學之設 成命旣下而諸司終不舉行使屋宇諸物盡爲偷兒竊取之資日者南九萬之疏備陳曲折遠邇傳爲笑囿豈不恠駭之甚臣非以此等事爲係於弭災之道只願 殿下知今日政令之類

弛緩慢率多如此觸類而長之察病而加藥令羣下警動百度修舉亦未必不爲懲毖之一助也凶歟連歲百務俱廢最是兵政踈懶莫甚脫有警急何以應之今年秋事儻或少稔施措緩急之宜尤不可不十分審慎臣於前歲退歸之日陳戒於榻前者縷縷殆數百語悉出於片片赤心而及退而夷考之未見有一事採施之實臣常自悼精神忠悃無以感悟 聖衷况此遠外陳章豈望有槩於 聖心文辭短澁語言拙陋臨紙涕零益不堪愧慄仍念臣曾承 聖教謂李惟泰之疏可施如可施也恐是今日之所當爲

者亦惟 聖明財之

辭憲職仍請宋朝李延平及我 朝栗谷牛溪

三賢從祀疏 癸卯三月

伏以臣積病危欲萬緣成灰祇有愛 君一念根於
秉彝銷鑠不得日者進言雖竊自附於聖人所謂盡
忠補過上下相親之義而其樸愚狂妄則實合萬殞
不料 聖度包容仁恩汪濊十行 溫綸委曲懇至
既以書紳服膺為教仍催臣赴朝使陳古義於筵席
此豈愚陋如臣所敢承當感泣惶灼置身無所願臣
衰病漸頽之狀實有如前後疏狀所陳者最是兩眼

全昏精神眩憤自覺日異而月不同中宵撫枕既悼
且憐噫人事到此尚復何言方擬更暴危懇以謝逋
慢而憲府新命又下於千萬夢寐之外 聖恩愈去
愈隆而臣之情勢愈益悶感如使臣或有一分自力
之路則未死之前更瞻 天顏少効消埃寔臣至願
何苦而睢盱前却孤負 累朝罔極之恩哉設令臣
承命趨進於青蒲造膝之地其所進說不過如前疏
所言者如蒙 聖明惕念而加勉焉則臣雖待盡丘
壑亦何異日侍於 法筵吁咈之間乎法府長官任
重且緊誠不可一日曠闕懇乞 聖明諒臣危懼將

臣本職及兼帶一併褫改俾臣得以飾巾負席安心
就木是亦所謂上下相親之道也抑臣於此復有所
陳者昨來禮官遠至詢問咸平縣學文純公李滉位
版改造之事臣既畢露鄙見以備採擇訖仍檢五禮
儀等書文廟從享諸位則從古儒賢當祀而不祀者
不為不多而最惟越國公延平李侗上承伊洛之傳
下啓考亭之緒其受授淵源實甚端的非他儒賢之
比而未與於兩廡從祀之列此誠國家儒林莫大之
欠典臣忝叨國子之任出入泮宮不止一再而猶且
放過不及陳聞尸素之罪追思愧懼適攷 明史成

化二十一年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周木上奏請加李
侗封爵陞祀孔子廟庭云云臣於是乃知 皇朝中
業始有此論可謂晚矣今日之論可謂晚而又晚然
當觀事之可否而已區區早晚又何足言臣願 殿
下下臣此論詢諸公卿大夫禮官儒臣速議陞祀之
禮以舉向來未遑之典以明道學淵流之源以新一
代之耳目以爲鼓舞善莪之地不勝幸甚仍念近日
章甫所陳兩賢臣從祀之請實是士林公共之論不
宜持疑以沮羣望亦願 聖明快賜睿斷使之次第
舉行其在崇重儒術迓續舊命之道豈云淺渺臣國

子之任時未及解免凡係儒學等事義不敢愬然敢
此率意仰陳僭妄之罪益無所逃伏惟 聖明垂諒
焉

以服制事自劾疏八月

伏以臣之庸陋猥荷 知遇隆恩厚渥與天無極臣
雖至頑亦有人心其欲砥礪名節以効涓埃毋論進
退此情豈有窮已惟其行未孚人命不身謀徒使朝
箸不靖 聖心多疚臣罪至此萬殞猶輕當初喪服
之論臣與宋時烈果得參聞於廟議以國制為定矣
厥後許穆上疏引古禮論之甚力臣之愚意以為設

令古禮之意果如穆疏所論我 朝自有典禮遵用
難變况古意未保其必然乎略以短劄承命獻議矣
及侍前席 聖明置穆疏於案上令承旨金壽恒讀
之令臣逐段論辨臣於禮學固未能博攷而詳說之
然亦不無一二窺斑之見 威顏咫尺之地密勿詢
問之際瞻顧畏忌不盡其所懷者非人臣也臣雖不
佞不忍為此態凡見聞所及知思所逮竭盡論奏更
無餘蘊若其言之是非得失則自有今與後之平心
公議者在焉臣何敢自以為必是也臣於其時仰承
玉音所以酬酢問辨洞見禮經大原超出常情俗

慮之外實非經生學子尋行數墨者所敢彷彿其萬
一如臣章句腐儒蓋不翅如螢爝之於日月無所裨
補退而說於朝未嘗不歆仰感歎以謂 大聖人達
識高見既如此胡辭亂說雖百車必無見售之理矣
不料世道好乖人情多險一時論禮之言轉作陷人
之貨駭機危浪疊出層加方生之勢愈去愈竒意亦
甚矣此豈臣等意慮之所曾及耶仰惟 聖明不待
臣索言而必已默察於 淵衷矣臣於向歲辭退之
時猥達於榻前以爲如許等說自昔帝王之所易撓
惑者而今 聖上明睿天縱洞燭彼此情狀無復遺

憾夫然故臣得以從容面辭而退倘使 聖心少有
所撓則如臣輩流久已作冤死之鬼云者實是痛苦
懇迫之言不識 天聰尚賜識有也否日者洪宇遠
之疏持宋時烈益急而獨不舉臣名豈以臣爲不足
齒數也耶抑以時烈費辭於收議中故人皆得見之
臣則陳達於榻前爲多故記注之外人不及聞知而
然耶臣且訝且愧不知其所以也臣與時烈毀譽榮
辱義無獨殊今時烈既上自劾之章臣何敢晏然茲
陳始終梗槩以溷 天聽伏乞 聖明特賜省察先
治臣罪以肅刑章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辭職名疏十二月

伏以臣頃上自劾之章願蒙鈇鉞之誅而刑章不加
溫批特下丁寧懇惻可泣神鬼噫從古人臣得此
於君父者其有幾人念臣生平寡與形影相憐及
此晚暮涼踽益甚回顧一世未見有許以知心者今
聖明乃以知心爲期而未置爲恨噫臣何以得此
於聖明在臣榮感之懷固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
抑臣於此復有所懼者存焉臣之受知於聖明旣
如此如使後之持清議者操筆而評之曰某也得
君如彼能使其君德盛業隆興衰撥亂並美於商

宗周宣云爾則豈不臣主俱榮而公私皆幸也如
曰某也進旣不能盡忠退又不能補過徒竊寵榮使
其君頽惰不振終未免亂亡之歸云爾則殿下
之憐臣愈厚而臣之負戾愈重此臣之所以縮慙震
悚不敢以恩私爲幸斯亦聖明之所宜惕念加
省處也仍念臣昔侍經幄每以廣大公平無偏無私
之義縷縷陳戒至以殿下聖德時未及見孚於羣
臣百姓雖自信無私其誰肯相信嫌疑所在亦不可
不慎云者實是懇惻痛切之語臣不敢知天聰倘
賜識有也否及其辭退之際申複於榻前以爲臣身

雖退如聞 聖躬有闕失猶可卽進諫疏以効匡救
之忱云者寔臣區區犬馬之至情臣於向來自謂不
負斯語而卽今天災地變物恠人妖無所不有人心
危懼若不保朝暮 殿下之所以應之者未見有以
合於天心宜於人情凡所施措不免悠泛於常科舊
套之中臺閣所論悉出公議而經年閱歲未蒙允俞
中外之人皆以私之一字爲 殿下痼疾臣實痛傷
憂慨不翅如針之劄身而日者累陳俱非識務之言
未有採施之實今不敢更有所煩徒溷 聖聽爲也
仰惟 聖明必已默諒於 淵衷也臣衰病日劇餘

生凜凜人世萬緣已覺灰冷獨有憂時愛 君一念
如火今承新命豈不欲趨詣闕下以謝前慢更望
清光討盡多少所懷而無如桑榆景迫不能出門何
已矣此生永無報効之路臨紙泣涕不知所言日者
道臣依例知會令臣薦進人才亦非屏蟄垂死之臣
所敢承當者懇乞 聖慈憐臣情勢諒臣衷曲刊臣
朝籍永不檢舉令臣得以安意就盡以圖他生結草
之報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德也

論銓官罷推臺臣黜斥館儒施罰等事疏
伏以臣辜恩 累朝待盡窮廬 召命不休而致身

同春堂先生集
無路惟其愛 君憂國一念耿耿凡係朝政所關
聖躬所失非不欲隨事進規以効區區而遠外聞知
每患不時臣於此負 聖明多矣罪死不赦日者聞
之道路銓官罷推之命臺臣黜斥之舉事異尋常臣
方咄咄驚訝繼聞館學儒生付黃停舉之教此實前
古所無之事臣病中聞之不覺起坐竊謂 聖躬過
失無大於此此而不言則無復人臣匡救之義此正
臣汲汲獻忠以贖前罪之秋也請窮源浚委冒死盡
言而其言實出於片片赤心古人所謂臣非自爲爲
王者願 聖明之平心恕諒焉夫當初金萬均之疏

其情誠可憐愍朝家所宜付諸公議從長善處之而
已徐必遠之發憤草啓已入之疏必請還出竟使下
理被罪者此豈的當平穩之舉耶中外傳聞不勝其
喧駭宋時烈之據義陳章只欲爲世道一明義理而
已寧有他意然時烈之受命 先朝非萬均之比者
聖批誠是矣爲必遠之道惟宜陳其曲折以謝人
言而乃以胡辭亂說盛氣張皇自廣而狹人此豈士
夫間公平和敬聞過自反之道也其前後所言率皆
麤疎謬戾傳會穿鑿誠可一哂臣與必遠實四十年
親交其長其短皆所慣識而年近知非舊習依然則

臣等嘗思
豈不可悶歎之甚也其末流轉輾終成朝家之大開
重爲 聖上之過舉此則雖使必遠自訟其罪有不
可勝贖矣然此一臣僚之過失雖不如無之亦何至
大段最臣之所不敢知者存焉前後 宸怒震疊若
是者厥故何在以其以時烈之疏爲不當發而發致令
朝臣或有不安者耶其以必遠方受重任委寄非偶
措其不安在職而然耶抑憂深慮遠務爲鎮定不欲
諸臣更有所煩溷而然耶反覆思惟實未曉 聖意
之所在也仰惟 殿下睿識明鑑超越千古義理所
在灼見大體非今日羣下之所敢窺也則時烈之疏

堪爲乙夜感慨之資寧有不繫於 聖心者而諸臣
設或有不安者又豈緣此一時之論相率而退螫耶
以是而憂惱於 宸衷無其理也必遠受任雖重其
失亦大 殿下合宜明白下教誠責其既往勉勵其
方來陶鎔玉成俾作晚節完人且使中外之人曉然
知 聖心之所在豈不洞快和平而 聖慮偶不出
此乃反由是而有所激惱則亦豈理耶若其憂深慮
遠務欲鎮定則臣知 聖意必在於此而諸臣不克
奉體互相是非其所以仰惱 宸心轉激 天怒者
未必不由於是臣不敢知其果然乎否耶果爾則臣

國朝數百年來專以培養扶植爲
公議之所在也 殿下之國未免於危矣太學
抑或失其宜則臣恐 殿下之國未免於危矣太學
不相樂者言之不可謂非清議也於是焉而左右扶
斬伐銷鑠之則其不亂且亡者希矣時烈之論雖使
云清議行於朝廷則其國治在於草野則國賴以存
也噫清議之在世間如水之在地中未嘗亡也古語
煩遠外之聽聞只增朝著之紛鬧此不可不深長思
是求以鎮之而反益其擾求以定之而反益其亂徒
可及賞罰之所能爲也如只以威令賞罰而爲之則
恐不免爲千慮之一失夫鎮定之道實非威令之所

務文明之治卓越前世其効不可誣也前此亦豈無
年少之儒狂妄之舉而自我 列聖未嘗摧折之震
壓之一皆優容獎勵若穉禾之恐其或損孩兒之慮
其或傷者其意豈偶然哉近來館學疏入批久不下
使諸儒經宿於闕下已非 祖宗朝待士之道識者
固多憂之至於今日付黃停舉之舉噫寧有是耶不
知 殿下何故創此無前之事重失遠邇之望自趣
亂亡之歸耶比年以來士風頹薄誠不及於前時而
聖朝之所以待之者如此則士風之復古又安可
望耶臣竊傷之近日銓曹諸官類皆年少名流驟蒙

同春堂集卷四
寵擢方思砥礪名節激揚清濁一以國耳公耳為
心中外想望其風采徒聞謹畏之至未見專擅之事
惜乎 聖教云云發於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也張
思叔匹士也而詬詈僕夫程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
忍性今以堂堂千乘之君辭氣之間未免暴怒之發
盖不翅詬詈而已以此而施於下賤尚有不可而况
於冢宰重臣乎而况於臺閣館學乎甚非愚臣平日
所望於 聖明者也呂本中之言曰當官者先以暴
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
能自害豈能害人臣生平閱歷益知其言之有味也

當官者尚然而况為人君上乎臣願 殿下虚心於
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
雲消霧捲則中宵靜思必有不勝其悔者矣凡近日
命令之發於暴怒不得其平如銓官之罷推臺臣之
補外特授館儒之付黃停舉等事併下 明教悉令
收回快示悔謝之意則光明灑落寬廣和平日月之
更萬目咸仰愁慄之象變為和樂國家臣民之幸猶
為第二件事而 君德之幸無大於此矣然臣竊念
窮鄉流聞拜疏上達之際應費之少日子羣臣必已
進說得蒙俞允愚臣願忠之言應為無用之贅語果

爾則亦幸矣臣得聞 聖上過舉之日適是 先王
禮陟之辰感念今昔懷不能已臣如不言將何以拜
先王於地下 先王在天之靈亦豈不降譴於臣
身乎茲敢索言至此臣知 殿下覽此亦必爲之愴
感也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

辭憲職兼論

君德疏十一月

伏以臣哭子悲傷私計痛迫今纔掩土肝肺如割作
一喪心失性之人懸知就木不遠伊邇不料新除
恩命遽及於此際哀榮恟恟魂魄靡定繼有別諭荐
降於數日之間 溫綸十行辭旨懇惻實非如臣庸

陋所敢承當撫躬省分報答無路噫臣臨死之年遭
此酷禍無非所謂寵極而踣福過而灾者而 隆恩
異渥愈去愈至則豈不益其疾而促之亡耶臣於是
尤不堪震灼悚慄罔知置身之所也臣雖喪病摧傷
萬緣灰冷如其愛 君憂國一念耿耿况今灾異疊
臻 聖心警惕將伯助予之意藹然溢於辭表臣既
不得承命赴召罄討多少於 丹宸咫尺之地如又
有懷不言以負 聖明求助之至意則神明必殛之
矣臣請冒萬死專論根本之地斬以少補於應天以
實之道惟 殿下留神省察毋視以尋常應旨之疏

臣雖溘死萬萬無恨矣夫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災異不作災異之作必於將治將亂之際蓋天心仁愛人君欲使因災惕念側身修行以爲治安之圖也善乎胡氏之言曰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灾咎之來必矣嗚呼可不懼哉惟其應天撫時之機實在於人主之一心周子所謂正其本萬事理朱子所謂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本者何人主一心是也古語有之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常人尚然况人主之心有萬倍焉古昔帝王所以

維持防範之道纖悉由盡無以尚之及至後世其法盡廢只有經筵一事略存古義此殿不爲更無所望矣殿下臨御之初開筵講讀已不能如先王之勤勵殿後日漸廢弛數年以來則全然滅裂噫聖學何由而進聖心何由而正人心是活物也終不得不用旣不用於學問則其所用之地頭亦不難知此不過宦官官妾便嬖戲玩之事而已殿下上承宗社無疆之基業下膺臣民不貲之祈望而顧乃置聖躬於私褻荒豫之地而自謂猶可以因循支持以苟歲月殊不知若此不已則亂亡之臻也如水

日至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嗚呼其危矣在廷諸
臣孰不知以此爲憂而亦不敢亟以開筵爲請者徒
以 聖躬未能康豫故也雖臣亦未嘗不以此爲念
矣向歲入侍於祔 大廟時陪祭之列仰瞻 步履
健捷神氣肅清羣臣自號強壯者皆不敢及臣於是
始知 殿下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以病爲解者特坐
志不帥氣頹塌不振故爾然臣之愚意非欲 殿下
必開法筵莊其禮貌嚴其程限有妨於方便之道也
記昔戊戌之冬我 孝宗大王聖體猶未復常而嘗
召臣等引入大造殿寢室講論商確極其從容至於

在謫之臣快許收召其時洪重普以承旨入侍榻前
至嚴之地不覺失喜而私有相慶之言臣每思當日
之事未嘗不追感而隕涕也臣亦願 殿下上法
聖者卓越之舉 聖候雖未平泰亦須作意勉起日
召儒臣致之卧内而 殿下隨意坐卧或岸其幘或
隱其几而令入侍者或讀過經史或口談古今與之
都俞吁咈則其與與宦侍暫御深居九重者其損益
爲如何哉此不惟於 聖學大有所益亦使意思舒
暢疾疢消除而爲下者亦自情親意密鼓舞歡動忠
愛之心油然而不可遏矣 聖躬雖曰未全蘇安此

豈不可爲之事而顧此之不爲臣所未解也至於諸
司公事羣下疏章無不積滯淹延或至數十日之久
如藥房問安之批不過知道兩字而或終朝不下使
大臣晨入而日中始退中外相傳以爲 國朝以來
所未有之事臣不敢知厥故何其臣竊悶之本朝
列聖待大臣殊不鹵莽凡大臣有言則無不敬信而
優容之古老傳爲美譚者非翅一二我朝家法之美
蓋如此矣臣竊聞日者大臣以朴長遠事聯名入劄
而 殿下不卽批下傳說紛然以爲 殿下至不答
大臣之劄遠外駭聽爲如何哉且夫朴長遠 殿下

既擢實冢宰之任而亦既卜相則其不輕而重何如
也而 殿下遽以微事下之吏略無所難禮遇重臣
之道恐不當如此也 殿下之意若曰當今主威不
立紀綱日頽不如是則無有振肅之時云爾則臣尤
有所不能解者夫紀綱之立不在於威強嚴猛而只
在於克己無私使人無所非議而已臣伏在鄉曲常
見爲守令者律已嚴而爲政公則其吏民自然敬服
不任刑杖而事無不舉其不然者則反是雖鞭笞狼
藉或至於戮人而人愈不服小者大之影其理何殊
殿下欲以此爲振肅之地則臣恐紀綱愈不立而

徒壞 列聖忠厚之家法也且以前世言之則漢哀帝見漢業之衰慨然有圖回前烈之志亟任刑法屢誅大臣而漢卒於亡是何也不得其要而徒騁於末務故也且如周世宗當五季衰微之末事事做得好然其性弦迫無寬大氣象朱子以此爲周家數短之驗夫人君苟無寬大氣象則所做雖好而亦且可憂况未必好乎此當惕念處也臣聞之君人者必奉天地日月之三無私以勞於天下故無臨博施無遠不通一有私意个乎其間則狹小猜嫌無害不有蓋私者百病之源也匹夫而有此猶足以妨乎修齊之道

况人君則其符驗之著於外者不翅十目之視十手之指而已也 殿下自卽位以來凡政事施措動涉於私中外之人皆謂私之一字實爲 殿下之痼疾臣嘗痛慨面陳於榻前以爲 殿下德義時未及見乎於臣民嫌疑之際不可不慎雖自信無私人無肯相信况未必無私乎 聖心忻然似若開納者臣於殿後諦審之則臣言少未有効而臺諫畏觸 殿下之怒絕無有明言其失者或因事略有所切磨則殿下便加以怒氣至下臣子不忍聞之教臣未知率是以往將復稅駕於何地且如 祖宗立法之嚴無

如殺人與犯賊者而殺人者代死犯賊者坐法自臣
省事以來未之有聞噫國綱之壞久矣及今刑政日
紊私意日橫多錢財及有形勢者各穿蹊逕以圖倖
免所謂法者特虛設耳識者之寒心於是為極矣大
學傳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孟子論三聖人之
德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臣竊聞頃者小
民有奴婢之說而 殿下遽命杖殺之夫其情狀雖
甚可惡初非必死之罪况未必然則無亦近於以利
為利而殺一不辜乎遠外愚民不知曲折爭相傳說
以為當死者不死而不當死者遽死無非一箇私字

使然其為 聖德之累何如哉亦非所以導迎祥和
之道也臣竊慨惜之且近來諸宮家橫斂結怨之弊
實不可勝言 殿下雖甚防束猶懼其難革而時或
助之俾遂其欲 殿下曷嘗見王子駙馬有寒餓而
死者乎况其居處百用侈汰奢麗之過其親厚出入
之人亦無不寒心而相謂曰自非大福難望好享云
此亦豈諸宮家所以永保祿命之道也且聞新生公
主方在襁褓而亦且汲汲有管產之舉臣不知其果
爾乎否耶設或有之必非 殿下之所知而四方之
譏議則揔有所歸臣竊慨惜之臣向在 先朝及

同春堂先生集
當宁之初屢侍便殿目見大布為帷弊席為障儉素
之德度越前古臣不勝感歎蓋嘗陳啓於先王以
為殿下宮中儉德如此而外議皆謂諸宮家奢汰
踰於大內士夫爭相慕効閭里侈習日甚一日則
豈所謂上行下効者為虛語耶抑殿下之所以導
之者猶有所未至耶先大王溫顏酬酢森然如昨
日事卽今奢侈之風如水益深識者皆以此為亂亡
之兆臣願以陳白於先朝者申聞於聖明惟
聖明加之意焉昔傳說告商宗曰木從繩則直后從
諫則聖夫傳說新當爰立之責而汲汲以是為言則

可知從諫者是人君之所難而亦是人君之要道急
務也殿下自卽位以來其有逆耳之言者若墜諸
淵遜心之言者若加諸膝故諂諛日進而直諫日遠
君道日亢而政事日卑以至於今日而極臣不暇
遠引古昔只以臣之所親見者言之仁祖末年賊
臣結輿援掩蔽內外羣下之言少涉勁直則譴責相
繼故其時顯揚者率皆容悅鬪茸之流也及至聖
考之世大度寬容豁然如千門洞開一時雖或有摧
折者而進言之臣反覆開陳則旋即翻然改轍不止
改轍而已卽賜溫言曰予未及思量今賴匡救之

力其幸深矣夫如是故人感激權忻皆思自盡其誠風采立變綱紀漸張此豈非 殿下之所當視倣者耶昔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而極稱文王先儒以為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周公之意豈不以成王雖在冲年而耳目所逮則其思慕感發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耶願 聖明加意焉臣於今歲夏間伏聞 殿下一二舉措有未當於理不勝憂慮敢忘其踈賤而冒死言之 殿下不惟不之罪而反下溫諭臣誠感激罔知所報然其時所言一未蒙採施臣實未曉 聖意所在也如以臣言為非則 殿下即教以

非之之意如以為是則亦不宜以人廢言而其所以處之者如許則是內以為非而外以為是也臣之慚悚固不足言而 殿下待臣隣之道無乃不誠之甚耶唐太宗叔季之君也猶曰吾方以至誠治天下微臣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豈敢以唐宗期之而今其所處反出於唐宗之下豈不可慨也哉言事之臣以言獲罪殊非盛世之美事也雖以尹善道之上誣先王臣於向歲猶請疏放者誠以其人可罪而人君舍弘之德則容有納汙之道也昔我 宣祖大王甚惡讒說殄行亟黜三臣于遠地其時文成公臣李珥

文簡公臣成渾以爲不可以示後嗣李珣卽請放還其意非偶然也如郭齊華李奎齡趙聖輔等俱以言官得罪貶謫久不召還此三臣者事雖各異其以言事而獲罪則一也言事而非者猶或有納汙之道况所言又未必非者乎前夏臣以奎齡聖輔等事縷縷於疏中而 殿下不肯聽施 聖意所在實非小人之腹所敢窺測而奎齡等尚在罪籍之故宋時烈常懷惶感之心以至辭官文字亦不敢唐突陳進臣每念之意緒不佳借曰當初貶黜出於鎮定之意而不得已也今旣日月久遠豈不宜還爲收召使知當初

之事非出於惡直之心也耶此事雖小所關則大臣何敢以前言未見察納而遂不復言哉臣嘗見朱子以天變之作比之於父母之怒子此誠切至之論也假如父母怒其子則爲子者當畏約祇懼不敢有一毫安逸之意然後庶可有底豫之望矣若其不然而益縱耳目之所好燕安於子舍之中則父母愈怒而子愈得罪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哀而不絕者以其不遇於父而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故也臣歷觀前史人君初值變異無不警動真若可以消弭矣及乎一日二日戒心漸弛而左右近習爭爲諛辭

同春堂集
以爲寬譬之端則不能不喜於其言遂至於盡忘前日之心而亂亡隨之此 殿下之不可不知者也臣竊聞之道路 殿下罪己之教纔下而旋有宮女抄入之命至於臺諫有言而亦不之省是則 殿下恐懼之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如此而欲望天心悅而變異消不亦近於却步而圖前乎臣竊懼焉嗚呼今日之所可言者何限而臣屏伏窮鄉兼以哀苦外間事爲未之詳也只以道聽之說關於根本大體者陳之而如部屋饑餓怨咨之狀戎政踈虞難恃之形皆有所不暇及焉噫當南宋之時其國可謂危

矣然朱子之所以爲扶顛持危之策者不過歸之於人主之一心至以軍士之飢寒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爲由於時君一心之未正夫豈無是理而朱子過爲迂闊之論哉伏願 殿下繼自今深思而亟反之日用云爲痛加猛省之功凡於念慮之發必察其邪正之分果其正也則擴而充之猶恐其不廣果其邪也則克而去之猶恐其不盡夫如是則古訓自不能不悅於心儒臣自不能不致於前政事自不能不勤民生自不能不愛凡繫非理害政之端自然消除以至於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太戊修德而祥

桑枯死於三日景公言善而熒惑徒舍於一度實有此理非可誣也臣之此疏一字一句皆非泛然說出誠願 殿下另加警揚常留 睿念非臣之幸實國家之幸也噫今日適是陽復之辰天心無改萬品回蘇臣北望 宸極百感填臆竊不勝區區頌祝之誠也臣之疾勢已到此境更瞻 天顏實難為期臨紙涕零懷不能已風憲之職不宜久曠速許褫改公私幸甚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四

